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五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三年三月

## 《靈樞》九宮八風名及相關問題研究

孫基然\*

利用考古與古文字資料，研究了《靈樞》九宮、八風名的由來，探討了八風名系統與殷卜辭四方風名、四方神名及郭店楚簡《太一生水》、銀雀山漢簡的關係。九宮之名的考辨，以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及日本仁和寺藏版《黃帝內經太素》九宮八風篇為素材，以東、西兩宮之「倉」、東方七宿「蒼龍」之「蒼」與《周易·乾卦·坤卦》中有關描述龍星行天軌跡的爻辭相聯繫，以西北和東南兩宮中的「洛」字共通，以西南宮的「玄」和東北宮的「天」互訓，又以中宮招搖與北斗的關係為切入點，從而揭示了九宮之名的深層涵義。通過復原三種九宮圖的形成過程，提煉出九宮圖製作基礎的同時，判明了九宮洛書配數的具體方法及史前八角紋的形成過程。闡明了九宮八風名的本質，就是古人對「宇宙時空觀」的具體表達與活用。釐定了九宮與八風、八卦名的匹配，至遲成於漢初，蓋出自既精通古天文、易學，又以研究醫學病因的道家賢者之手。填補了式盤、九宮八風與易學、道家的關係及九宮與八風內在聯繫研究的空白。

關鍵詞：《靈樞·九宮八風》 《周易·乾卦·坤卦》 銀雀山漢簡  
郭店楚簡《太一生水》 道家

---

\*（日本）吉備國際大學社會科學系

孫基然

自西漢汝陰侯墓太一九宮式盤問世以來，<sup>1</sup> 人們對《靈樞·九宮八風》的價值，已無異詞。但是，我們注意到，學界對《靈樞》九宮、八風名的研究卻近乎一片荒瘠。對這組空白，本文從九宮八風與易學、道家，九宮與八風內在聯繫的角度，就其命名的由來及相關諸問題，試做初步探討。我們的研究主要依據兩類材料：第一，迄今所見與此相關的考古資料；第二，秦漢以前的古文字資料。

## 壹·九宮名鉤沉

關於九宮之名，據筆者所知，傳世可見的資料除了《靈樞》注家倪仲玉及現代氣象學者任炳潭對此曾有一些研究以外，幾近是無人問津的寂靜局面。李學勤曾經指出：八卦之宮的名稱汁蟄、天溜等，頗為費解，<sup>2</sup> 而以研究式盤著稱的嚴敦傑認為：古代記載不多，其原意現尚難明曉。<sup>3</sup>

倪仲玉曰：

坎宮名叶蟄者，冬令主蟄封藏，至一陽初動之時，蟄蟲始振，故名曰叶蟄。艮宮名天留者，艮為山，正而不動，因以為名。震宮名倉門者，倉，藏也，天地萬物之氣收藏，至東方春令而始震動開闢，故名倉門。巽宮名陰洛者，洛書以二四為肩，巽宮位居東南而主四月，因以為名。離宮名天宮者，日月麗天，主離明在上之象，因以為名。坤宮名玄委者，坤為地，玄，幽遠也，委，隨順也，地道幽遠柔順，是以名之。兌宮名倉果者，果，實也，萬物至秋而收藏成實，實以名之。乾宮名新洛者，新，始也，洛書戴九履一，一乃乾之始也。<sup>4</sup>

可見，倪仲玉的注釋有三個特點：一是與八卦聯繫；二是與八節物候掛鉤；三是與洛書搭配。誠然，這種解釋是極具啟發的，但是，九宮之名如同招搖宮一樣，顯然是在天上。所以，我們還必須在天上追溯出九宮之名的含義及內在聯繫。

<sup>1</sup>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8：12-31。

<sup>2</sup> 李學勤，《古文獻論叢》（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242。

<sup>3</sup> 嚴敦傑，〈式盤綜述〉，《考古學報》1985.4：452。

<sup>4</sup> 倪仲玉，〈九宮八風第七十七〉，張志聰集注，《黃帝內經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靈樞〉，頁447-448。其中「一乃乾之始也」一句，與先、後天八卦皆不合，似將先天八卦中配北方的坤卦，誤作乾卦所致。

從事物發展的進程，即由簡到繁的一般規律來思考的話，九宮應該是在傳統的四象五宮基礎之上衍化而來，但學者們卻始終無緣找到與之有內在聯繫的可靠證據。我們發現，東方蒼龍之「蒼」與九宮中倉門之「倉」似有內在聯繫。如果這一假設是正確的話，那麼西方倉果之「倉」同樣亦與蒼龍有涉。<sup>5</sup>《周易·乾卦·坤卦》記載的有關爻辭對說明這一問題十分重要。學者指出：

乾卦以君王對觀象授時的壟斷，借蒼龍六宿的行天變化，闡釋了古老的觀象制度。這種蒼龍六體的行天變化自黃昏之後的潛淵而至見龍在田，次至或躍在淵，又至飛龍在天，再至亢龍，終至群龍無首，記錄了公元前二千年自秋分始而至秋分終的標準天象。而乾卦本名「健」，正言天行健健，星回於天而永不停息。與此相對，坤卦則據人臣行事的特點，借蒼龍六體中的授時主星——天駟房宿——的行天變化，闡釋在觀象授時指導下的傳統禮俗制度。天駟之星的行天變化則自晨明之前的朝見而隕霜，以至旦中而冬藏，再至晨伏而祈社，終至日躔房宿而報成，同樣記錄了公元前二千年自秋分始而至秋分終的標準天象。而坤卦本名「川」，以水性之順以喻順天應事，用以闡明坤卦承天時而用事行禮的道理。這些觀法天地的內容不僅充分反映了乾、坤卦爻辭的創作本義，而且揭示了乾以龍繇、坤以馬象的作意本質。<sup>6</sup>

其中乾卦九四爻辭之「或躍在淵」乃承九二爻辭而言龍星自初昏始見後逐漸上

<sup>5</sup> 「蒼」與「倉」古本相通，其例甚多。《詩·王風·黍離》：「悠悠蒼天。」《經典釋文》：「蒼本亦作倉」（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上冊，頁 243）；《荀子·解蔽》「倉頡」（王先謙，《荀子集解》〔收入《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401）；《韓非子·五蠹》作「蒼頡」（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收入《新編諸子集成》〕，頁 450）；太一九宮式盤（圖三，1）或作「蒼」（東宮）或作「倉」（西宮），日本仁和寺藏版《黃帝內經太素》（圖四，1）作「倉」；《禮記·月令》「駕倉龍」，石經本作「蒼」，孫校：周官度人先鄭注引亦作「蒼」（孔穎達，《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533）；《淮南子·時則訓》（劉安，《淮南子》〔收入《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卷五，頁 2）；《呂氏春秋·孟春紀》（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頁 7），「倉」作「蒼」。關於倉門、倉果之「倉」，即蒼龍之省，應與其他各宮合看，參見本文的詳考。

<sup>6</sup> 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中國文化》2010.23：90。

行，至蒼龍星宿整體於黃昏時躍地而出盡現東方的天象。<sup>7</sup> 此與東方倉門宮對應，猶如蒼龍出門，開始登天，即《說文解字·魚部》所云：「龍，春分而登天。」<sup>8</sup> 九五爻辭之「飛龍在天」意承九四爻辭遞述蒼龍六宿行移位置的變化。此時蒼龍星宿的整體已從盡現於地平之後逐漸上行，終至升於南天正中，所以「飛龍在天」即指蒼龍星宿橫鎮於南中天的標準天象。<sup>9</sup> 此與上天宮對應，亦即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衷》：「翬蠃〔在天〕，□而上也」<sup>10</sup> 之謂。值得注意的是，古人以「飛龍」形容龍星的行天運動這一思想，顯然來源於鳥負龍行天的樸素觀念，此於商周遺物相關題材中已有充分反映。<sup>11</sup> 「潛龍」顯指潛伏在淵（地平以下）沒而不見的龍星。從房、心兩宿作為蒼龍星宿的授時主星考慮，這個天象恐指日躔房、心的時節。由於尾宿的赤緯很低，所以這時在黃昏日沒之後，天空中將看不到蒼龍星象，<sup>12</sup> 此與西宮倉果對應。《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漢·鄭玄《注》：「果，謂以勇決為之。」<sup>13</sup> 《廣韻》：「果，果敢。」<sup>14</sup> 《尚書·泰誓下》：「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孔安國《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孔穎達《正義》：「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sup>15</sup> 顯然，倉果，即指龍星由此果敢地潛入地平線以下。換言之，此與春分開始登天的升龍相對，應為秋分時節，龍星開始潛入地平線以下，即《說文解字·魚部》所謂：「龍，秋分而潛淵。」坤卦六二爻辭之「直方」即言房宿正中，其自朝覲之後漸升天中，終至旦中天之天象。六四爻辭之「括囊，無咎無譽」乃承六二爻辭房宿旦中的天象而言用事忌宜。「括囊」意即藏物於囊，而坤卦以房宿的行天變化為其爻辭內容，則「囊」正反映了房作為宿名

<sup>7</sup> (美)夏含夷，〈《周易》乾卦六龍新解〉，《文史》1985.24：9-10；陳久金，〈《周易·乾卦》六龍與季節的關係〉，《自然科學史研究》1987.3：211。

<sup>8</sup>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96，據陳昌治本縮印），頁245。

<sup>9</sup> 夏含夷，〈《周易》乾卦六龍新解〉，頁9-10；陳久金，〈《周易·乾卦》六龍與季節的關係〉，頁208-209。

<sup>10</sup> 丁四新，《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523。

<sup>11</sup> 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頁67-71。

<sup>12</sup> 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頁72。

<sup>13</sup> 賈公彥，《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頁751。

<sup>14</sup> 陳彭年，《廣韻》（收入《四部備要》），卷三，頁37。

<sup>15</sup> 孔穎達，《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頁332。

所具有的藏物特點。<sup>16</sup> 筆者以為此與叶（汁）蟄宮對應，其中叶（汁）蟄之「叶」（汁）應讀為「協」，有順應天時之意，而「蟄」則為閉藏，又暗喻「龍星」，現就有關問題試再做如下申論。

《說文解字·蟲部》：「蟄，藏也。從蟲執聲。」段《注》：「凡蟲之伏為蟄。」<sup>17</sup>《易經·繫辭下》：「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虞《注》：「蟄，潛藏也。」<sup>18</sup>《周禮·冬官考工記·鞀人》：「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漢·鄭玄《注》：「啟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sup>19</sup>《呂氏春秋·孟春紀》云：「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高誘《注》：「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sup>20</sup> 凡此皆以蟲類潛藏地中訓蟄。學者指出：

二里頭文化之綠松石鑲嵌龍形遺物當屬大常之龍壇，古代旌旗徽識皆法天官，而龍章源於星象，其本質即在描繪二十八宿東宮星宿躍地而出的升天景象。<sup>21</sup>

殷金文有氏名作大常之形（圖一），字從「於」從「虫」（圖一，2~4），或也從日（圖一，1，5~8），以像於旗壇繪升龍與日，字或從「I」，乃「𠄎」之省形，兼為聲符，故字當為「𠄎」省聲，當釋為「旌」，或省「於」符（圖一，9~10），實即「𠄎」本字，今作「展」。<sup>22</sup>

西周金文有「壇」字，本作「旌」（圖二，1~2），從「於」從「壇」，壇亦聲。<sup>23</sup>

「壇」乃從「虫」，「壇」省聲。《說文解字·蟲部》：「壇，死壇也。」段玉裁《注》：「死，轉臥也。引申為凡宛曲之稱。死壇疊韻，蓋謂凡蟲之宛曲之狀。」故「旌」字所從之「虫」實即升龍之象，與「旌」

<sup>16</sup> 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頁 78-79。

<sup>17</sup>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收入《四部備要》），卷一三上，頁 40。

<sup>18</sup>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638。

<sup>19</sup> 賈公彥，《周禮注疏》，頁 1305。

<sup>20</sup> 許維遜，《呂氏春秋集釋》，頁 6。

<sup>21</sup> 馮時，〈二里頭文化「常壇」及相關諸問題〉，劉慶祝主編，《考古學集刊（第 17 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203。

<sup>22</sup> 馮時，〈二里頭文化「常壇」及相關諸問題〉，頁 174-175。引文中之圖號為本文之圖號。

<sup>23</sup>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1999），下冊，頁 133-134。

字所從之「虫」表意相同，當同寫常壇之龍章，故字從「壇」會意兼聲，以喻升龍倚動宛壇之姿，此恰合二里頭文化常壇及金文「旃」字所繪升龍所表現的形象。<sup>24</sup>

《國語·周語上》：「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聞一多謂「融」本即龍。<sup>25</sup> 金文「融」字作「𧈧」、「𧈩」，從二虫，如此，蟲、龍同意可明。

與《靈樞·九宮八風》有同源關係的太一九宮式盤（以下或簡稱「式盤」）的發現，不僅在考古學方面，而且也給醫學史的研究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其中主要研究成果表現在對式盤使用方法及對《靈樞·九宮八風》的全面解讀。<sup>26</sup> 學者或以在北地宮裡，叶為植物，蟄為動物，則地宮可以稱為叶蟄宮。<sup>27</sup>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望文生義式的誤解。因為式盤在與冬至相配的宮名，與以往文獻中記載的「叶蟄」不同，而是「汁蟄」（圖三，1）。無獨有偶，在由遣唐使<sup>28</sup> 或唐玄宗天寶十二年（753）由鑑真和尚<sup>29</sup> 攜身東渡扶桑的《黃帝內經太素》九宮八風圖（圖四，1）中，與冬至相配的宮名，亦不是「叶蟄」而是「汁蟄」。汁與叶，上古均在緝部端母十聲，古本相通，其例甚多。《說文解字》：「協，眾之和也。從彳，從十。叶，古文協，從日、十。叶，或從口。」「汁，液也，從水，十聲，與叶同」。《方言》卷三：「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注》：「協、汁，古多無別。」《文選·吳都賦》：「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注》：「汁，猶叶也。」《爾雅·解天》：「在未曰協洽。」《史記·曆書》「協洽」作「汁洽」。《尚書·堯典》：「協合萬邦。」《史記·五帝本紀》作「合和萬國。」《國語·周語下》引《尚書·泰誓》：「朕夢協朕卜。」韋昭《注》：「協，亦合也。」<sup>30</sup> 可見，這裡的「叶」或「汁」應讀為

<sup>24</sup> 馮時，〈二里頭文化「常壇」及相關諸問題〉，頁176。

<sup>25</sup> 聞一多，〈伏羲考〉，朱自清、郭沫若、吳晗、葉聖陶編輯，《聞一多全集》（上海：上海書店，1991，據開明書店一九四八年版影印），第1冊《神話與詩》，頁41。

<sup>26</sup> 拙作，〈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考古》2009.6：77-87；〈《靈樞·九宮八風》考釋〉，《遼寧中醫雜誌》39.4（2012）：601-606；〈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考古》（待刊稿）。

<sup>27</sup> 任炳譚，〈論九宮八風〉，《河南氣象》1994.2：35。

<sup>28</sup> 石原明，〈《內經》の真本國寶《黃帝內經太素》に関する書誌學的考察〉，《漢方の臨床》3.9-11（1956）：27。

<sup>29</sup> 錢超塵、李雲，《黃帝內經太素新校正》（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725。

<sup>30</sup>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98，據臨嘯閣刻本影印），頁107；王

「協」。考慮到坤卦六四爻辭之「括囊」意即藏物於囊，冬季的主要特點又是天地的閉藏，故古人順天時而行閉藏之事。準此，與北方冬至匹配的「叶（汁）蟄」之「叶」，讀為「協」，訓為合，即順應天時。而「蟄」除了以上所論以蟲暗喻龍星以外，主要是表達了冬至時節要閉藏萬物的用事特點。如此，四正宮名與《周易·乾卦·坤卦》有關爻辭有聯繫，淵源甚古明矣。

我們還發現，與東西兩宮以「倉」字共通相似，西北和東南兩宮以「洛」字共通。很顯然，我們不應該把這些有規則的共通點，視為無意之作。受到如此相互對比、彼此闡發特點的啟發，我們便有機會重新探討西南宮和東北宮名的來歷了。學者或以為：

古人常常把太陽作為天的象徵，在地球上觀測太陽，一年中它可以最早在東北方出現，因此東北也許被稱為留天(太陽)的地方，則為天留宮，當太陽移到西南方時，此時天空常呈現暗紅色，則西南為玄委宮。<sup>31</sup>

其說可商。因為我們在這種主張裡看不到所謂在地球上觀測太陽，一年中的最早時間是如何確定的。況且，太陽在一回歸年中的移動與地平方位關係的理想模式是：夏至日太陽從東北方升起，而實際上以夏至為歲首的曆法並不存在。可以推測的是：四維宮應該與四正宮有一定的聯繫。我們以為，四維宮名體現了伴隨龍星回天運動而呈現出的卦氣變化。

《乾鑿度》引孔子曰：

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

漢·鄭玄《注》：

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故乾位在西北也。陰氣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陰道卑順，不敢據始以敵，故立於正形之位。<sup>32</sup>

---

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772；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241-242。

<sup>31</sup> 任炳譚，〈論九宮八風〉，頁 35。

<sup>32</sup>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上冊，頁 9。值得注意的是，漢·鄭玄的卦氣說雖似保留了古來的一些難得的信息，但是八卦只能與八節一一對應，而與十二地支或十天干卻無法完配。具體說來，八卦只要配十二月或十二地支的話，位於四維的兩個月或兩個地支只能是取一捨一，《乾鑿度》中的卦氣說不見一、三、七、九月即是明證。《乾鑿度》引「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為月

其「生於子」、「生於午」，即《淮南子·天文訓》所言：「陽生於子，陰生於午。」<sup>33</sup> 其「（陽氣）形於丑」、「（陰氣）形於未」，即《淮南子·詮言訓》所言：「陽氣起於東北……陰氣起於西南。」<sup>34</sup> 丑、寅同位，故《淮南子·天文訓》又云：「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sup>35</sup> 可見，天之陽氣形成於東北立春，而西南立秋恰恰又是陰氣形成的方位。換言之，在冬至之前，陽氣開始萌發（陽始於亥），即「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其後經過北方冬至生長來復之後（陽生於子），至東北方位，陽氣才臻於形成階段（形於丑）。<sup>36</sup> 同樣，龍星在到達夏至（南方上天宮）之前，陰氣開始萌發（陰始於巳），其後經過南方夏至生長來復之後（陰生於午），至西南方位，陰氣才臻於形成階段（形於未，參見表二），即「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準此，「天溜」的「溜」，當讀為流，訓行。《文選·射雉賦》：「泉涓涓而吐溜。」唐·李善《注》曰：「溜，水流貌也。」《管子》：「宙合溜發也。」《素問·陰陽別論》：「陰陽相過曰溜。」<sup>37</sup>《靈樞·九鍼十二原》：「所溜為榮。」《難經·六十八難》引《靈樞》作「流」。<sup>38</sup>《莊子·天地》：「留動而生物，物成之理，為之形。」陸德

---

也。」（《緯書集成》，頁 8）其中「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正表明八節必須等長才能與八卦完配，「故艮漸正月」以下，當是為彌補卦氣說缺陷而做的調整。無獨有偶，在京房的卦氣說中，卻不見三、六、九、十二月，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第一卷，頁 142。透過這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卦氣學說的分歧，它所暗示的事實是十分清楚的，即八卦本與八節匹配而不能與十二月（或干支）完配。故本文雖以卦氣解天溜與玄委兩宮，但不與十二月結合的做法，希望引起留意。必須強調的是，《乾鑿度》引孔子有關卦氣說內容，或為十二消息卦的前身，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sup>33</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頁 218。

<sup>34</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037。

<sup>35</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19。

<sup>36</sup> 《儀禮·鄉射禮》：「亨于堂東北。」《鄉飲酒義》曰：「祖陽氣之所發也。」《釋》曰：「陽氣起於東北而盛於南方，亨狗于東北，飲酒是陽，故法之。」（賈公彥，《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頁 266）尹灣墓出土博局圖詳配六十甲子，其中甲子起於東北寅位，參見滕昭宗，〈尹灣漢墓簡牘概述〉，《文物》1996.8：34；尹灣墓出土神龜占，其占法始於左足，正配東北寅位，參見連雲港市博物館，〈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選〉，《文物》1996.8：30；似比《靈樞·九宮八風》更為古樸的《靈樞·九鍼論》中亦以左足配立春、寅位起始，參見拙作，〈從《黃帝內經太素》九宮八風圖看人體外周劃分思想的形成〉，《中華醫史雜誌》41.6(2011)：323-327。

<sup>37</sup>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頁 242。

<sup>38</sup> 王翰林，《黃帝八十一難經集注》（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據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難經集注》本影印），頁 220。

明《經典釋文》：「留，或作流。」<sup>39</sup> 馬王堆帛書《胎產書》：「一月名曰留刑，食飲必精，酸羹必〔熟〕。」同墓竹簡《十問》：「民始蒲淳溜刑，何得而生？」《淮南子·繆稱訓》作「流刑。」同墓竹簡《天下至道談》：「……唇盡百，汗留至國（臚）。」銀雀山漢簡《富國》：「……年而兵出，州（周）留天下，不服之國，莫之能距（拒）。」銀雀山漢簡《奇正》：「……而責之民，是使水逆留也。」張家山漢墓竹簡《脈書》：「留水不腐。」皆應讀為流。<sup>40</sup>《淮南子·原道訓》：「凝結而不流。」高誘《注》：「流，行。」<sup>41</sup>《史記集解·周本紀第四》引馬融曰：「流，行也。」<sup>42</sup> 所以，「天溜」應當理解為天之陽氣從東北立春時節開始運行（「陽氣起於東北」）。根據我們上述對九宮體例的分析，玄委宮的「玄」當與天溜（流）的「天」字互訓。《釋名·釋天》：「天又謂之玄。」<sup>43</sup>《廣雅·釋言五》：「玄，天也。」<sup>44</sup>《楚辭·招魂》：「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漢·王逸《注》：「玄，天也。」<sup>45</sup> 可證。如果以天之陽氣從東北開始運行的解釋不誣的話，那麼「玄委」的「委」就應該訓為「末」。《禮記·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也。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漢·鄭玄《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sup>46</sup>《正字通》：「本曰原，末曰委。」<sup>47</sup>「玄委」即天陽之尾，指陽氣「盡於西南」（《淮南子·詮言訓》），而西南同時又是陰氣形成的方位（前述），與《帛書易傳·易之義》所云：「歲之義，始於東北，成於西南」<sup>48</sup> 正相合。可見，天溜的「天」與玄委的「玄」，就是《孫子兵法》所言：「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sup>49</sup>

<sup>39</sup> 陸德明，《經典釋文》下冊，頁1479。

<sup>40</sup>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頁198-199。

<sup>41</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53。

<sup>42</sup> 司馬遷，《史記》（收入《四部備要》），卷四，頁7。

<sup>43</sup> 劉熙，《釋名》（收入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臺北：大化書局，1995〕，第1冊），頁839。

<sup>44</sup> 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嘉慶年間王氏家刻本影印），頁135。

<sup>45</sup> 洪興祖，《楚辭補注》（收入《四部備要》），卷九，頁14。

<sup>46</sup> 孔穎達，《禮記正義》，頁1248。

<sup>47</sup> 張自烈、廖文英，《正字通》（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據清康熙九年序弘文書院刻本影印），頁235。

<sup>48</sup> 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141-142。

<sup>49</sup> 李零，《吳孫子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9。

那麼，西北新洛和東南陰洛又應該做何解釋呢？「洛」，自然會使我們想起與八卦起源傳說有關的周王朝，「洛書」或許是周代先民的發明，因為文獻所提供的最早的洛書例證都是出於孔子一系的著作。<sup>50</sup>《水經注》卷一五洛水注引《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sup>51</sup>即以洛水為周王朝的中心。《尚書·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孔穎達《正義》：「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sup>52</sup>可見，不僅「新洛」極有可能就是「新邑洛」之簡省，而且「陰洛」和「新洛」之「洛」，就是「洛水」。<sup>53</sup>準此，這裡的「洛」或為「洛水」的簡稱，又暗指「天河」，而四正提示龍星翱翔軌跡，兩者結合，龍星在天河中穿梭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sup>54</sup>那麼，與東北、西南兩維一樣，如何從卦氣的角度來理解「陰洛」和「新洛」的意義呢？前已述及，由於陽氣開始萌發於西北方位（陽始於亥），故西北方位為陽（新）。<sup>55</sup>同理，陰氣開始萌發於東南（陰始於巳），故東南方位為陰。可見，西北、東南兩宮以陰陽二氣萌發為基，西南、東北兩宮以陰陽二氣形成為準，一為初始，一為形成，彼此呼應，陰陽消長，動感鮮明。此與前述《乾鑿度》引孔子曰：「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正合。即，四維宮的命名與卦氣的聯繫是緊密的。《淮南子》云：

<sup>50</sup>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 532。

<sup>51</sup> 酈道元，《水經注》（收入《四部備要》），卷一五，頁 9。

<sup>52</sup> 孔穎達，《尚書正義》，頁 497-498。

<sup>53</sup> 儘管「陰洛」和「新洛」的意義或許與洛水的走向亦有關，但是，古之言洛，就起止點的記載多有模糊，加之周人頻繁遷都，古今地理劃分標準不一，至今仍難以考信，故本文對此暫存而不論。要言之，我們以為，「洛」，在具有象徵洛水意義的同時，又點明了自己的身分與易學有關，而以卦氣的流變暗示四維的意義又與四正宮名融為一體才是九宮作者的真義。

<sup>54</sup> 中國古來的傳統亦表明，龍總是與水相聯。《白虎通德論·著龜》引《禮雜記》曰：「龍非水不處。」（班固，《白虎通德論》〔收入《諸子百家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51）另，關於龍在天河中穿梭並非孤證。學者以為，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出土的帛畫中心，繪有面右而立的成年男子側像，束髮高冠，……足踏龍躄，其下以雲朵承托，以顯升騰之勢，龍前下側繪鯉魚以寓天河。男子雙手執轡御龍，於天河中破浪前行，見馮時，〈二里頭文化「常疆」及相關諸問題〉，頁 189。

<sup>55</sup> 四維主要是表現隨著龍星的遊行而呈現出來的卦氣變化。其中，西北為陽氣初生，古人為凸顯這一重要的起點，故不以「陽」字，以與屬「陽」的「新」字來命名，而「新」字又恰好具有「起點」的意義，《廣雅·釋言》「新，初也」（王念孫，《廣雅疏證》，頁 170），與東北天溜（流），即，陽氣形成方位正相對，可謂用心良苦。

「東北為報德之維也，西南為背陽之維。」「西北為號通之維。」高誘《注》：「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號始通之，故曰號通之維。」<sup>56</sup> 此與以上所論「天溜」、「玄委」及「新洛」一致。「東南為常羊之維」之「常羊」，乃周流往返，即徜徉是也。《前漢書》云：「周流常羊思所并。」師古曰：「周流，猶周行也，常羊，猶逍遙也。」<sup>57</sup> 莊達吉云：「常羊即相羊，亦即徜徉。」<sup>58</sup> 東南與西北的「陽氣將萌」相對，當為「陰氣將萌」，同時又是「陽氣未盛」（夏至之前），即，陰陽二氣正處於高誘所謂：「常羊，不進不退之貌」、「不盛不衰」<sup>59</sup> 的相對平和狀態。此雖與「陰洛」表述不同，但《淮南子》是在東南陰陽相對平衡階段，以「常羊」（徜徉）之名，強調四維卦氣周流不息之態，而《靈樞》則在東南方位，以「陰洛」之名，具體點明了「陰氣將萌」這一卦氣特徵，兩者並不矛盾。可見，《靈樞》四維宮名與《淮南子》四維宮名有同源關係。必須說明的是，「洛」字除了具有以「洛」代指「洛水」暗喻「天河」，從而表達了「龍非水不處」以外，還揭示了九宮作者身分與易學有關聯，同時又與式盤圓盤上真正的「洛書」遙相呼應。

中宮雖以「吏」（招搖）為名，<sup>60</sup> 但是《靈樞》明言下九宮的主人公是太一。<sup>61</sup> 所以，我們還必須追溯出「太一」和「招搖」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簡而言之，「太一」與「招搖」，就是天極，即璇璣<sup>62</sup> 的頂點與北斗斗杓的關係。「太一」不僅為天神、萬物之神，亦為主氣、主時之神。北斗作為上古授時主星，又是通過北斗的周日視、周年視運動體現出來的，而「招搖」恰恰是斗杓的最末一星，授時作用燦然，於是「招搖」或扮演「太一」，或出演北斗，或以斗柄的

<sup>56</sup> 「陽氣閉結」之「陽」疑為「陰」之誤，見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收入《新編諸子集成》），上冊，頁96。

<sup>57</sup> 班固，《前漢書》（收入《四部備要》），〈禮樂志〉卷二二，頁21。

<sup>58</sup> 莊達吉，〈天文訓〉，何寧，《淮南子集釋》，頁207。

<sup>59</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207。

<sup>60</sup> 「吏」與「招搖」關係的討論，參見拙作，〈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頁77-87；馮時，〈《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頁79-83；拙作，〈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

<sup>61</sup> 在《易緯乾鑿度》漢·鄭玄《注》中，不僅明言下九宮的主人公是太一，而且同時還記錄了極為古樸的太一下九宮的順序，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上冊，頁32。

<sup>62</sup> 有關璇璣的考證，參閱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127-137。

孫基然

身分出現。這種關係從濮陽蚌塑遺址（圖五，1）、曾侯乙墓青龍白虎二十八宿圖（圖五，3）、六壬式盤圓盤中央的北斗（圖五，2）、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乙本「九宮圖」中央的「天一」（圖六，5），到太一九宮式盤圓盤（圖六，3）及《靈樞·九宮八風》兩幅圖表中的「招搖」（圖三，2~3）、乃至於漢代美術作品天帝乘車圖（圖五，4）中，彼此參照，無疑可以得到極好的助證。「招搖」為北斗的代稱，而北斗又為「太一」的化身，所以「招搖」猶如「太一」當居天帝之位，即包括從璇璣的頂點到璇璣的底面，進而擴大到以斗柄為半徑而形成的圓形區域。換言之，「招搖」的獨特地位在於，雖然僅為北斗中之一星，又不是天極，但卻既可以與作為天極的太一等量齊觀，也可以成為北斗的全權代表，<sup>63</sup> 當然也是斗杓之星或兼指斗杓。<sup>64</sup> 李學勤指出：太一下九宮，就是行於時，<sup>65</sup> 乃真知灼見。總之，「太一」、「招搖」和「北斗」本有不同的內涵，但是，三者通過「北斗」建時這一不可替換的重要環節，建立起所謂「三位一體」的辯證關係。<sup>66</sup>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九宮之名是以中宮「招搖」為核心，其他各宮兩兩相對，十分工整。即東宮的升龍對西宮的潛龍，南宮的上天之龍對北宮的地下蟄藏之龍，東北的天流（留）對西南的天（玄）委（尾），西北陽（新）洛對東南陰洛。

## 貳·八風名考辨

殷代四方風即後世八風的濫觴，這一精闢見解，經胡厚宣提出以後，<sup>67</sup> 已被學界公認。但是，我們注意到，在胡厚宣乃至其後一些學者的相關論文中，<sup>68</sup> 並

<sup>63</sup> 拙作，〈「太一」與「招搖」關係考〉，《中華醫史雜誌》40.2(2010)：77-79。

<sup>64</sup> 馮時，〈天地交泰觀的考古學研究〉，葉國良主編，《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330。

<sup>65</sup> 李學勤，〈太一生水的數術解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頁297-300。

<sup>66</sup> 拙作，〈「太一」與「招搖」關係考〉，頁77-79。

<sup>67</sup> 胡厚宣，〈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復旦學報（人文科學）》1956.1：49-86。

<sup>68</sup> 楊樹達，〈甲骨文中之四方風名與神名〉，氏著，《積微居甲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77-84；于省吾，〈釋四方和四方風的兩個問題〉，氏著，《甲骨文字

沒有觸及頗具特色的《靈樞》八風系統。對觀式盤和《靈樞·九宮八風》可以看出，《靈樞·九宮八風》不僅大存古意，甚至還承載著有早於西漢汝陰侯墓式盤信息的跡象，<sup>69</sup> 這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探討《靈樞》八風系統的由來。

通觀古今有關八風名的記載來看，大致有以下幾種代表意見。

《左傳·隱公五年》載：「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服虔解為八卦之風，《注》云：「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閭闔。」<sup>70</sup> 陸德明《經典釋文》：「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sup>71</sup>《國語·周語下》韋昭《注》<sup>72</sup> 及《說文解字·風部》<sup>73</sup> 的內容與上引服虔《注》同（詳表一）。

---

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23-129；鄭慧生，〈商代卜辭四方神名、風名與後世春夏秋冬四時之關係〉，《史學月刊》1984.6：7-12；李學勤，〈商代的四風與四時〉，《中州學刊》1985.5：99-101；饒宗頤，〈四方風新義〉，《中山大學學報》1988.4：67-72；常正光，〈殷代授時舉隅——「四方風」考實〉，《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編輯組，《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 5 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頁 39-55；馮時，〈殷卜辭四方風研究〉，《考古學報》1994.2：131-153；王暉，〈論殷墟卜辭中方位神和風神的蘊義〉，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320-326。

<sup>69</sup> 參見注 180。

<sup>70</sup>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頁 113。

<sup>71</sup> 陸德明，《經典釋文》中冊，頁 876。

<sup>72</sup>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11。

<sup>73</sup> 許慎，《說文解字》，頁 284。

表一：四方風、神名及八風名對照表

	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北	東北
卜辭	協 析		微 因		東 彝		陔 夬	
《尚書·堯典》	析		因		夷		隩	
《山海經》	俊 折		民 因		韋 夷		狫 鵠	
《爾雅·釋天》	谷		凱		泰		涼	
《經典釋文·左傳》	谷	清明	凱	涼	閭闔	不周	廣莫	融
《左傳》服虔注	明庶	清明	景	涼	閭闔	不周	廣莫	融
《國語》韋昭注	明庶	清明	景	涼	閭闔	不周	廣莫	融
《說文解字》	明庶	清明	景	涼	閭闔	不周	廣莫	融
《白虎通德論》	明庶	清明	景	涼	昌盍	不周	廣莫	條
《淮南子·天文訓》	明庶	清明	景	涼	閭闔	不周	廣莫	條
《易緯》	明庶	清明	景	淳	閭闔	不周	廣莫	條
《易緯通卦驗》	明庶	清明	景	涼	昌盍	不周	廣莫	條
《春秋考異郵》	明庶	清明	景	涼	閭闔	不周	廣莫	條
《易緯乾元序制記》	明庶	温	景	涼	閭闔	不周	廣莫	條
《呂氏春秋·有始覽》	滔	熏	巨	淒	颺	厲	寒	炎
《淮南子·墜形訓》	條	景	巨	涼	颺	麗	寒	炎
《銀雀山漢墓竹簡》	生	淙（柔）	弱	周	剛	暫	大剛	兇
《靈樞經》	嬰兒	弱	大弱	謀	剛	折	大剛	凶
《五行大義》引《太公兵書》	嬰兒	弱	大弱	謀	剛	折	大剛	凶

《呂氏春秋·有始覽》云：

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颺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sup>74</sup>

銀雀山漢簡：

東北：兇風；東：生風；東南：淙（柔）風；南：弱風；西南：周風；西：剛風；西北：暫風；北：大剛風。<sup>75</sup>

<sup>74</sup> 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頁280-281。

<sup>75</sup> 《銀雀山漢簡釋文》僅著錄風名，既沒有所謂「八風」的說法，也不與方位一一對應，見

《靈樞·九宮八風》云：

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sup>76</sup>

有關《五行大義》引《太公兵書》<sup>77</sup> 的風名內容與此同（參見表一）。

《淮南子·墜形訓》云：

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颺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sup>78</sup>

《淮南子·天文訓》云：

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sup>79</sup>

與此相同的內容最為多見，為便於比較均以表格的形式列出（詳表一）。

通過表一可以清楚地看出，與《靈樞》完全一致的是《五行大義·八卦八風》引《太公兵書》，這兩者毫無疑問可以視為同一來源。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的銀雀山漢簡中有關八風名的記載，與《靈樞》八風多可認證。

饒宗頤首先復原了極具啟發的銀雀山漢簡八風全名（圖七），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以《素問》唐·王冰《注》、隋·蕭吉《五行大義》引《太公兵書》及唐·李淳風《乙巳占》，不以《靈樞·九宮八風》為素材，頗有捨近求遠之嫌。而且其復原的結果，既有與《靈樞·九宮八風》方位圖（圖三，2~3），即早期方位相悖的致命傷，又將柔風和弱風合為一風，棄生風、折風而不用等等，<sup>80</sup> 殊

---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簡 0675, 0787, 0795, 0904, 0932。至於八風復原情況，學者或有異同，具體情況參見本文的討論。在此採用李零的復原結果，參見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 56-57。

<sup>76</sup> 張志聰，《黃帝內經集注·靈樞》，頁 449。

<sup>77</sup> 中村璋八，《五行大義》（東京：明德出版社，1991），頁 236-237。

<sup>78</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17-319。

<sup>79</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95-197。

<sup>80</sup> 饒宗頤，〈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居五音之居」〉，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 1 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頁 113-119。筆者注：此圖若旋轉 180 度的話，

為遺憾。另有學者將銀雀山漢簡八風復原為，皙風、析風、周風、剛風、大剛風、兇風、生風、柔風（柔弱風），但認為各風的方位似難一一確定。論其緣何將柔風、柔弱風併為一風，皙風、析風分立，則又以為 0904 簡的「柔弱風」，當即「柔風」，其風名一繁一簡而已。0904 簡「皙」字後的「=」為合文符號，「皙=」即表示「皙、析」二字，所以 0904 簡也是以「析風」與其他風名並舉。<sup>81</sup>將「=」釋為「析」甚確，但將皙風、析風分立殊誤。<sup>82</sup>銀雀山漢簡 0787 簡云：「利主人○弱風、柔（柔）風、生風，不可以為客，可以為主。」<sup>83</sup>足見，柔風、弱風自成一家，是不可合二為一的。0904 簡「皙」字後的「=」，確切地說，在此不是合文符號，<sup>84</sup>更不是像有些學者所說的無義符號，<sup>85</sup>而應該是或體符號。如果將簡 2958「析皙」與 0904 簡的「皙=」兩者對觀的話，可知 0904 簡的「=」，就是指「皙」的或體「析」，兩者排列順序正相反，可以互訓。事實上，皙、析本同，胡厚宣早有論定。<sup>86</sup>也有學者將 0904 簡「皙」字後的「=」作為重文符號來理解，<sup>87</sup>但文意不暢。0904 簡的「柔弱風」當為「柔、弱風」，即「柔風、弱風」之義。<sup>88</sup>與此相比李零以《靈樞·九宮八風》為參照，所得結果較為理想。他首先注意到：

銀雀山漢簡與《靈樞·九宮八風》相比，不同點在於嬰兒風作生風，弱風作柔風，大弱風作弱風，謀風作周風，折風作皙風。嬰兒有生義，弱即柔，大弱即弱，謀蓋周之誤，折亦皙之誤，很明顯是屬於同一系統。<sup>89</sup>

---

便與《靈樞》九宮八風圖的方位一致。

<sup>81</sup> 胡文輝，《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頁 292-293。

<sup>82</sup> 首先是誤將「柔風」與「弱風」合為一風，這樣一來，原本八風必少一風而成七風。作者只好錯上加錯，再將本為一風的「皙（析）風」，又一分為二，成了「皙風、析風」。

<sup>83</sup>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頁 56。

<sup>84</sup> 《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將「=」作為合文符號，但卻沒有將「皙=析……風」讀作「皙析風」，反而理解成「皙風、析風」，很顯然是自相矛盾而無法成立。

<sup>85</sup> 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軍術考述〉，饒宗頤主編，《華學（第 1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頁 124。

<sup>86</sup> 胡厚宣，〈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頁 60。

<sup>87</sup>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序文〉，頁 12。

<sup>88</sup> 0904 簡云：「十一月○凡皙=、周、剛、大剛、兇風，皆利為客 生、柔（柔）、弱風……」如果將此簡的「柔、弱風」理解為「柔弱風」的話，那麼這裡的「皙=、周、剛、大剛、兇風」和「生、柔（柔）、弱風」，就通通可以各自歸為一類，這顯然是行不通的。

<sup>89</sup> 李零，《中國方術考》，頁 56-57。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比較。進一步需要補充的是，「周」、「謀」兩字，由於字形酷似，極有可能是在戰國時期發生的形誤。<sup>90</sup>

由於銀雀山漢簡與《靈樞·九宮八風》有同源關係的發現，可使我們大膽放心地以這兩種可靠資料，來進一步探求《靈樞·九宮八風》中有關八風名的真正含義。仔細觀察《靈樞》、銀雀山漢簡系統八風名可以發現，它與所謂《淮南子》系統、《呂氏春秋》系統及其他系統（參見表一）不同，以剛柔對襯分類十分突出。具體說來，生風（嬰兒風）、柔（弱）風、弱（大弱）風、周風（謀風）屬柔風類；而剛風、暫（折）風、大剛風、凶（兇）風則屬剛風類。《廣雅·釋詁一》：「生，出也。」<sup>91</sup>《廣韻》：「生，生長也。」<sup>92</sup>《說文解字·木部》：「柔，木曲直也。」段《注》：「凡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sup>93</sup>柔、弱或為一義，《廣雅·釋詁一》：「柔，弱也。」<sup>94</sup>《淮南子·原道訓》：「志弱而事強。」高誘《注》：「弱，柔也。」<sup>95</sup>從四剛風中有剛風和大剛風來看，這裡的柔與弱，如上引李零所言，即《靈樞·九宮八風》中的弱和大弱，也就是柔風和大柔風。從內容及體例去思考的話，毫無疑問，生、柔、大柔的排列順序是我們考察周風意義的重要內證。

周風的周，在此讀為調。《淮南子·原道訓》：「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高誘《注》：「周，調數術也。」《文子·原道》「周」作「調」。<sup>96</sup>銀雀山漢簡《六韜·一》：「縉周□□□魚食之。」傳世宋本《六韜·文師》作「縉調餌香，中魚食之。」<sup>97</sup>《廣雅·釋詁四》：「周，調也。」<sup>98</sup>皆是其證。《說文解字·言部》：「調，和也。」<sup>99</sup>從後天八卦看，周風配坤卦，《周易·坤卦》引文言曰：「坤，至柔。」<sup>100</sup>故這裡的「周風」當訓為，調和至柔之風。

<sup>90</sup> 參見注 184。

<sup>91</sup> 王念孫，《廣雅疏證》，頁 41。

<sup>92</sup> 陳彭年，《廣韻》卷二，頁 29。

<sup>93</sup>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六上，頁 20。

<sup>94</sup> 王念孫，《廣雅疏證》，頁 43。

<sup>95</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48。

<sup>96</sup>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頁 194。

<sup>97</sup> 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08。

<sup>98</sup> 王念孫，《廣雅疏證》，頁 110。

<sup>99</sup> 許慎，《說文解字》，頁 53。

<sup>100</sup> 孔穎達，《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頁 36。

《山海經·大荒西經》云：「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sup>101</sup> 周風配西南與後世八風中配西北的不周風正相對。所以，四柔風的意義當為，生長之風、柔和之風、大柔之風及調和至柔之風。需要說明的是，這裡配西南的周風（調風）與文獻中配東方的條風、滔風及後世配東北的調風，既有一定聯繫又有本質區別。《淮南子·墜形訓》：「東方曰條風。」<sup>102</sup>《呂氏春秋·有始覽》：「東方曰滔風。」<sup>103</sup>《詩·秦風·終南》：「有條有梅。」毛《傳》：「條，稻也。」<sup>104</sup>《山海經·南山經》郭璞《注》：「東北風為條風。」<sup>105</sup> 孔穎達《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引《易緯通卦驗》「立春，條風」作「調風」，<sup>106</sup> 是其證。但是，條風、滔風及調風，或配東方春分，或配東北立春，均有春生之義。而周（調）風配西南，當為秋實和順之義，兩者用意同中有異，不可不知。<sup>107</sup> 另一方面，四剛風的命名，在與所謂「四柔風」對比的同時，同樣亦有不斷向更強的「剛風」逐步升級的傾向。其中的折風，依《靈樞·九宮八風》原文，當為「病風折樹木、揚沙石」之折。在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中載有判斷風力大小的標準。他認為能造成「飛沙走石」現象的是千里風，這種風力大於「折大枝」的風（五百里風），小於「折大木」的風（一千五百里風），並創制了八級風力標準。<sup>108</sup> 唐·李淳風《乙巳占》中的八級風力標準亦是根據庾季才的說法，微有發揮而成。<sup>109</sup> 進一步可以提供助證的是，這些屬於世界上第一個給風定級的資料，不僅與《靈樞·九宮八風》中的折風意義一致，而且於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出土資料及先秦典籍中亦能找到關連的輻跡。<sup>110</sup> 學者或以

<sup>101</sup> 袁珂，《山海經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頁 297。

<sup>102</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17。

<sup>103</sup> 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頁 280。

<sup>104</sup> 孔穎達，《毛詩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頁 497。

<sup>105</sup> 袁珂，《山海經全譯》，頁 16。

<sup>106</sup> 孔穎達，《春秋左傳注疏》（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頁 59。

<sup>107</sup> 學者或以周風與東方震卦匹配，甚誤，參見本文的討論。

<sup>108</sup> 庾季才，《靈臺秘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漢城：驪江出版社，1988〕），卷五。

<sup>109</sup> 李淳風，《乙巳占》（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一〇，「占風遠近法第六九」，頁 172-174。

<sup>110</sup> 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頁 236。即，「風從西北方來，疾至於發屋折（折）木」，方向亦配西北，與《靈樞》若合符節；銀雀山漢簡：「……□暴風發屋折木不卒歲兵起……」（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頁 62）；《管子·七臣七主》：「大風漂屋折樹。」（黎翔鳳，《管子校注》〔收

《說文解字》、《白虎通》、《淮南子·墜形訓》、《易緯通卦驗》於西南均作涼風，《呂氏春秋》作淒風為據，疑或「謀」為「漠」之雙聲假借，並引《說文解字》：「北方流沙也，一曰清也。」《爾雅·釋言》：「漠察，清也。」《注》：「皆清明。」隨將「謀」引申「清涼」之義。<sup>111</sup> 暫且不說既引《說文解字》的西南方風名為典，又以《說文解字》的北方流沙別名為據，來解釋同一個問題有方向錯誤，僅將「皆清明」引申「清涼」的話，與東南的清明風（參見表一），也有不可調和之處，故不可從。

必須指出的是，《靈樞》八風系統或源於卜辭四方風及四方神名。《國語·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韋昭《注》：「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sup>112</sup> 這表明，聽協風不僅能使物成、使樂生，而且此習俗可溯至夏以前虞時的幕，淵源甚古。殷之東風協於後世又作谷風，《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詩·邶·谷風》：「習習谷風。」孔穎達《正義》引「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sup>113</sup> 卜辭東方神名曰析，意為草木甲坼，<sup>114</sup> 正是「草木萌動」、「百草奮興」、「物乃歲具，生於東」的用意。<sup>115</sup> 可見，生風正是由陰陽合和而交，草木萌動生枝、發芽的春分之候的協風及東方析神而來。卜辭南方神名曰因，<sup>116</sup> 應為草木禾穀覆蓋大地之意，<sup>117</sup> 與春生相比，這裡夏長之意顯然。卜辭南方風稱微是因夏季風風暴最少、風力較弱之故，<sup>118</sup> 此與大弱（柔）風名正合。卜辭西方風應稱介風，為大風的專名。西方神名曰彝，乃西方殺傷萬物，是指萬物收縮之時言之。<sup>119</sup> 此與剛折之剛風名一致。卜辭北方神名曰夬，意為蘊藏、積蓄，即冬藏之意。卜辭北方風名稱陔，為

---

入《新編諸子集成》〕，中冊，頁 995）對觀這些內容可知，與《靈樞》折風的意義完全一致。

<sup>111</sup> 張燦理、徐國仟，《針灸甲乙經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下冊，頁 1082。

<sup>112</sup> 左丘明，《國語》（收入《四部備要》），卷一六，頁 3。

<sup>113</sup>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 242。

<sup>114</sup>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頁 80。

<sup>115</sup> 王暉，〈論殷墟卜辭中方位神和風神的蘊義〉，頁 323。

<sup>116</sup>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50-52。

<sup>117</sup> 王暉，〈論殷墟卜辭中方位神和風神的蘊義〉，頁 324。

<sup>118</sup> 王暉，〈論殷墟卜辭中方位神和風神的蘊義〉，頁 325。

<sup>119</sup>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頁 123-128。

寒酷暴烈之意，<sup>120</sup> 此與大剛風有關聯。其中配東方春分的生風（嬰兒風）、配東南立夏的柔（弱）風、配南方夏至的大柔（弱）風、進而配西南立秋的調順至柔周風（謀風），明顯有以種子從萌生、抽芽、成長至萬物華實這一溫暖、濕潤季節特徵命名的傾向。後者則由剛風而折風、大剛風、進而凶（兇）風，顯然有以萬物肅殺這一寒冷、乾燥季節規劃的痕跡。這些內容不僅與《呂氏春秋·圜道》：「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sup>121</sup> 一致，而且也與四方神名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及表示風力大小強弱的四方風名的意蘊契合。如果將甲骨文四方風、神名的意義加以分類的話，很顯然，春生、夏長及生長和諧、微弱柔和之風可以歸為柔類，而秋收、冬藏及斷枝、暴烈之風就可以歸為剛類。如此來看，《靈樞》剛柔八風名，很有可能是在甲骨文四方風、神名，即在剛柔對比分類的基礎上延伸出來的。

值得進一步申述的是，甲骨文四風，實為正風，而《靈樞》八風是害人的虛風，兩者的出發點有本質區別。關於實風，文獻記載十分明確。《呂氏春秋·古樂》云：「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又據《呂氏春秋·音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可知，風正則十二律定，欲求天地之氣相合，必以日之短、長作為定點，樂律上十二律的編制亦相與之配合。<sup>122</sup> 這種以律候風的習俗，似與《國語·周語上》：「瞽告有協風至」，「瞽帥音官以風土」；<sup>123</sup>《周禮·春官宗伯》：「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漢·鄭玄《注》：「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sup>124</sup> 相似。遺憾的是這種實際操作技術，已經難以鉤沉，漢·鄭玄《注》所謂：「其道亡矣。」<sup>125</sup>《靈樞·九宮八風》在敘述所謂「虛風」這一概念之前，恰好是先述實風，文云：「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這種把季節與風向相結合的辦法，儘管並不意味著已經具有了科學的意

<sup>120</sup>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頁 127-128；王暉，〈論殷墟卜辭中方位神和風神的蘊義〉，頁 326。

<sup>121</sup> 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頁 79。

<sup>122</sup> 饒宗頤，〈四方風新義〉，頁 70。

<sup>123</sup> 徐元誥，《國語集解》，頁 17-19。

<sup>124</sup> 賈公彥，《周禮注疏》，頁 831。

<sup>125</sup> 賈公彥，《周禮注疏》，頁 831。

義，但比起以律候風<sup>126</sup> 卻是通俗易懂、容易掌握的。所以，我們以為，《靈樞·九宮八風》的作者正是為了更好地說明虛風這一新的概念，才先列實風，後敘虛風，使人們對虛風的認識一目了然。

或問：《靈樞》八風名，既然以害人的虛風為主題，為何又含有柔和之風呢？上已述及，剛柔就是對甲骨文四方風、四方神特徵的進一步概括。但是作為病因的虛風概念，《靈樞》八風名創作者們似又有新的思考。其具體做法是，一方面以剛柔對比作為分類標準，即名稱上基本沿用了當時的流行說法；但是另一方面，又明確提出：「（風）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其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換言之，虛風不僅可以以律管候風等辦法來區分，也可以以風向為判斷標準。很顯然，這種以風向為標準的劃分方法，與古人辨正方位實踐活動有密切關係，或可以認為是在甲骨文四方風、四方神的基礎上提出的新的概念。這就是古人為何既用當時風名的成說，同時又以風向與季節的關係這一新的思想進行限定的根本所在。<sup>127</sup> 值得申述的是，八風作者提出的這些新思想的目的在於「謹候虛風而避之」，<sup>128</sup> 與《素問·上古天真論》：「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sup>129</sup> 屬同一思維理路。很明顯，這種思維理路構築的背景，可以追溯至古人「順時用事」、「趨吉避兇」之古老傳統。<sup>130</sup> 另外，在與《靈樞·九

<sup>126</sup> 關於以律候風之術，考古學所提供的證據，或可追溯至七千年以前的湖南舞陽賈湖骨笛，參見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 260-269。

<sup>127</sup> 甲骨文的「立中」即立表定時，學者多有考辨。儘管許多有「立中」的卜辭並沒有和風的有無同時卜問，但中字所飾之旂，有風時當然飄動，此時可以辨別風向，而無風時旂飾不動，表桿容易保持垂直，與所謂「易日」（晴天）成為立表測影的理想條件，見蕭良瓊，〈卜辭中的「立中」與商代的圭表測景〉，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編，《科技史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第 10 冊，頁 33-35。至於如何保持表桿垂直，考古已有一些新的發現，參見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三版自序〉，頁 1-3；何驚，〈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大墓 IIM22 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試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3：261-276。

<sup>128</sup> 張志聰，《黃帝內經集注·靈樞》，頁 448。

<sup>129</sup> 張志聰，《黃帝內經集注·素問》，頁 2。

<sup>130</sup> 《禮記·月令》詳列順時而施政則陰陽合、風雨調、國泰民安，否則將陰陽失調、風雨不時、國亂民病，參見陳美東，《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頁 400-413；另，後世所謂曆書及考古所見《日書》等資料，皆與此習俗同類，參見江曉原，《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頁 137-169；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氏著，《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北京：中華書

宮八風》有密切關係的《靈樞·歲露》中，詳列虛風侵入人體的機理，甚至涉及人體內在因素與虛風易感性之間的關係，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sup>131</sup>

尚需提出討論的是，銀雀山漢簡與《靈樞·九宮八風》配西北方的折風（暫風），從表面看，雖與卜辭、《尚書》中的東方神名析相似，但兩者用意並不同類。折的甲骨文作𠄎，金文作𠄎，*《說文解字》*：「折，斷也。從斤斷艸。」不確，學者已辨其非，為以斤斷木之形。<sup>132</sup> 另一方面，析的甲骨文作𠄎，金文作𠄎。*《說文解字》*：「析，破木也。」<sup>133</sup> 正像以斤破木之形，即中分之義是也。需要強調的是，在《靈樞》八風系統中，折風置於剛風、大剛風和凶風之間，明顯具有虛風中之虛風的含義，也就是《淮南子·原道訓》：「木強則折」、《淮南子·汜論訓》：「太剛則折」<sup>134</sup> 的「折」，與柔風的柔正相對，故不可與草木甲坼之析同日而語。戰國中期中山王鼎銘文中的折字作「𠄎」，從木十分清楚，木上兩斜劃是表示斷折的指示符號。<sup>135</sup> 此與齊侯壺作𠄎、𠄎二形，<sup>136</sup> 正可對讀。甲骨文有一「𠄎」字，徐中舒釋為以斤斷木之折字，<sup>137</sup> 當為橫向砍斷。《方言》卷一三：「析竹謂之筴。」<sup>138</sup> *《說文解字·竹部》*：「筴，析竹篋也。」「篋，竹膚也。」段《注》：「膚，皮也。竹膚曰篋亦曰筴，見禮器俗作筠。已析可用者曰篋。」<sup>139</sup> *《詩·小雅·小弁》*：「伐木掎矣，析薪柅矣。」<sup>140</sup>

---

局，1993），頁 405-522；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天津出版社，1994）。

<sup>131</sup> 拙作，〈《靈樞·九宮八風》考釋〉，頁 605。

<sup>132</sup> 李孝定，《金文詁林讀後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頁 13, 234-235；張亞初，〈古文字源流疏證釋例〉，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 21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371-372。

<sup>133</sup> 許慎，《說文解字》，頁 125。

<sup>134</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50, 934。

<sup>135</sup> 王筠，《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道光三十年刻本影印），頁 362；龍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香港崇基學院，1968），頁 256；張亞初，〈古文字源流疏證釋例〉，頁 371。

<sup>136</sup>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第 6 冊，頁 4。

<sup>137</sup>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頁 57。

<sup>138</sup> 揚雄，《方言》（收入《百子全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頁 2。

<sup>139</sup>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五上，頁 2-3。

<sup>140</sup> 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879-880。

對甲骨文「伐」字，學者或釋像以戈擊人之形，<sup>141</sup> 或解為以戈砍頭，<sup>142</sup> 或釋為殺人，<sup>143</sup> 其共通之處均為橫向行為，與折字的取意方向完全相同。毛《傳》：「析薪者隨其理。」漢·鄭玄《箋》：「柅，謂觀其理也。」<sup>144</sup> 所謂木之紋理，當為縱向行走，故「伐木」為橫向切斷，「析薪」為順其紋理，縱行劈開。李孝定云：「析蓋縱判，折則橫斷，此兩字之別也。」<sup>145</sup> 裘錫圭謂：「析表示用斤剖木，跟析字相近的折字本象用斤斷木。」<sup>146</sup> 可見，無論是「伐木」，抑或是「析薪」，其縱橫方向古今未有變更，足證《說文解字》以橫向的「斷也」訓折，以縱行的「破木也」訓析，是極其嚴謹的。細辨甲骨、金文析字所從之木，都很筆直，似無斷折之痕跡。而折字所從之木，不僅有明顯的斷折之處，且其斷折之處又恰好是斤刃之所。很明顯，這意味著所謂折是以斤做橫向切斷，而析則是以斤做縱行劈開，猶如破竹。以此例彼，甲骨文中的「𣎵」、「𣎶」，若以折枝的角度來看，似如學者所云為折，<sup>147</sup> 但若以斤從樹枝丫杈處劈開而論，就應該訓為析字。析、折兩字雖互通無別，但實為形近致誤。<sup>148</sup> 所以，銀雀山漢簡中暫風的暫，當訓為折，即以《說文解字》：「斷也」為本訓。卜辭、《尚書》中的神名析訓分，雖與「破木也」的中分之義有聯繫，但與銀雀山漢簡中暫風、《靈樞·九宮八風》中折風的取義已經分道揚鑣。學者或將暫風、周風併為一風，即讀為「暫周風」，<sup>149</sup> 顯然是將「暫=周」中的「=」，即將本為或體符號，誤認為是合文符號。也有學者將周風直解為後世的調風、融風、滔風、條風等，並與暫風對立，又以 0873 簡「三月，風 周 風……」為據，即此「三月」當指春三月，從而將其移入至東方配震卦。但是這樣一來，勢必與生風發生矛盾，為此又有如下解釋。生風一名亦不見於傳世文獻，其涵義及所從生的方位尚待進一步研究。<sup>150</sup> 然而，事實表明，生風配東方震卦，也就是嬰兒風。前已論及，周風雖與配東方

<sup>141</sup>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頁 2661-2662。

<sup>142</sup>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頁 126。

<sup>143</sup> 郭沫若，《十批判書（訂正本）》（上海：上海群益出版社，1945），頁 41。

<sup>144</sup> 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880。

<sup>145</sup> 李孝定，《金文詁林讀後記》，頁 234-235。

<sup>146</sup>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127。

<sup>147</sup> 張亞初，《古文字源流疏證釋例》，頁 371。

<sup>148</sup> 胡厚宣，《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頁 56。

<sup>149</sup> 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 62。

<sup>150</sup> 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軍術考述》，頁 124。

的條風、配東北的調風似有相通之處，但兩者用意似是而非。而在周風與生風（嬰兒風）並舉的八風系統中，周風不可配屬東方或東北方，是斷無疑義的。同樣 0904 簡云：「十一月○凡哲=、周、剛、大剛、兇風，皆利為客 生、柔（柔）、弱風……。」<sup>151</sup> 很顯然，月份與風名並不一一對應，所以所謂「三月」與「周風」相互拴繫的證據並不存在。

上述研究表明，《靈樞》八風既承襲了殷卜辭以風力及草木禾穀生長特徵命名標準的同時，又以八節方位與風向相結合的辦法，開創了系統研究病因（虛風）的先河；釐定生風即嬰兒風、謀風即周風、折風之折為「太剛則折」、「木強則折」，從而使八風能以四柔風、四剛風互襯的形式分類，是破解八風名實質的幾個關鍵步驟。其中四柔風以嬰兒的生風為先導，體現了古人期盼植物生長的樸素情懷。四剛風以折木為具體形象，<sup>152</sup> 又以凶風收尾，暗示了植物的消亡過程。<sup>153</sup> 準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靈樞》八風名的命名，既有源於殷卜辭四方風、四方神思想的芳躅，也有從《老子》「生」、「嬰兒」、「剛柔」<sup>154</sup>

<sup>151</sup>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頁 63。

<sup>152</sup> 四剛風的形象代表，之所以要配西北，可能是傳統以西北為不周山的方位，而西北又恰好與配西南的「至柔」的周風，即「不周」與「周」相反對應的緣故。故折木之風配西北，其形象是既具體又十分鮮明。

<sup>153</sup> 凶（兇）風當與生風既相反對應，又首尾相接。《墨子·七患》：「三穀不收謂之凶。」（吳毓江，《墨子校注》〔收入《新編諸子集成》〕，上冊，頁 35）《周禮·春官·大司樂》：「大札、大凶……」漢·鄭玄《注》：「凶，凶年也。」（賈公彥，《周禮注疏》，頁 699）《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鄭司農《注》：「凶，謂凶年飢荒也。」（賈公彥，《周禮注疏》，頁 455）《孟子·梁惠王上》：「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焦循，《孟子正義》〔收入《新編諸子集成》〕，上冊，頁 51）《孟子·告子上》：「凶歲子弟多暴。」趙岐《注》：「凶歲，饑饉也。」（焦循，《孟子正義》，頁 759）皆是其證。如此，所謂以「剛柔相濟」為標準的「剛柔」之意，除了具有「生、殺」意義以外，也暗喻了「燥濕相濟」的引申意義，而且很顯然是以濕為主，這似乎還隱含了「柔勝剛，弱勝強」（朱謙之，《老子校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頁 144）的思想。

<sup>154</sup> 「剛柔」作為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淵源甚古。帛書《易傳》之《要》篇云：「故《易》又天道焉，……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以剛柔。」（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頁 160-161）《老子》：「柔勝剛，弱勝強。」（朱謙之，《老子校釋》，頁 144）《詩經·商頌·長發》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孔穎達，《毛詩正義》，頁 1714）《左傳·文公五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頁 583）《管子·七法》：「剛柔也，輕重也……謂之計數。」（黎翔鳳，《管子校注》上冊，頁 106）《晏子春秋·外篇上》：「清濁……剛柔……以相濟也。」（孫星衍、黃以周，《晏子春秋》〔收入《諸子百家叢書》〕，頁

及「木強則折」等理念中汲取養分的軌跡，但更主要的是提出了判定「虛風」標準的新的具體方法。

## 參·相關問題分析

### 一·重睹「九宮圖」

#### (一) 方塊形九宮圖與「亞」形字

馮時指出：

通過立表測影在分辨東、西、南、北的同時，也可以規劃二分二至四氣，為此古人造了一個「十」形字。……按著古代蓋天家的說法，「十」形也就是二繩。這個十形字的交點位置便構成了中方，當表示四方的兩條相交的直線擴大為相交的兩個矩形，從而形成五位，其中二繩交點的平面化便形成了中宮，商代的亞形則是這種觀念的完整體現（圖八）。<sup>155</sup>

那麼，這種由點到面、由方到位的認識上的飛躍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由於人們測量四方的做法是通過二繩的取直，這一事實意味著先民可以根據紡織的經驗很容易懂得，從「方」到「位」的發展其實體現的正是由「線」到「面」的發展，而這個過程實際只需要通過線的積累便可完成。

顯然，這種做法與構成五方的兩條直線名曰「二繩」具有清晰的因果聯繫。<sup>156</sup>

此乃鑿破鴻蒙之論。很顯然，這種獨到的分析，比亞像是一個中央的小方，四面黏合了四個小方<sup>157</sup> 的看法更有說服力。因為它從四方五位的由來著手，能夠比較合理地解釋，在眾多考古文物中所呈現出的十（甲）形（二繩）式的標識。如果

---

50) 《莊子·外篇·天運》：「能柔能剛。」（莊周，《莊子》〔收入《諸子百家叢書》〕，頁 78）可為其證。但問題的關鍵是，《靈樞》八風系統，以「柔風」為重點的心路，十分明顯，而且凸顯「嬰兒風」作為柔風的形象代表，卻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故可證《靈樞》八風與道家賢者的關係，最為密切。

<sup>155</sup> 馮時，《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1-51。

<sup>156</sup> 馮時，〈上古宇宙觀的考古學研究——安徽蚌埠雙墩春秋鍾離君柏墓解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3 (2011)：430。

<sup>157</sup> 艾蘭，《龜之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頁 102。

我們以這種商代的亞形觀點去理解古明堂、《管子》中的幼（玄）官（宮）及《山海經》中的五山均為亞形的話，可謂其淵源清楚，傳承有序甚明。

不過，值得申論的是，甲骨文中的亞字，大致有三形。馮時的意見似乎可以澄清這種亞形亞字的由來，但是對亞、亞形亞字，仍有進一步補充說明的必要。我們發現，如果借用馮時有關對「𠄎」（巫）及八極觀念的研究成果的話，似乎可以合理解釋亞、亞形亞字的形成過程：

「𠄎」（巫）是在表示四方的指事字「十」的基礎上又添加了四個指示四極的符號（「丨」），意即在「十」字的基礎上被規限了四極的四方。四極被限定之後，方形大地的宇宙觀便應運而生了。<sup>158</sup>

很顯然，這種方形大地的宇宙觀就是來自於紡織的積繩成面的聯想（後述）。基於此，這種「亞」形也可理解為是在「𠄎」（巫）的基礎上，將其中的「十」形字做平面放大（積繩成面）之後（𠄎）形成的。而這種亞形亞字的特點是，在四正位置上的指示符號皆呈三角形：

正像形埒觀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雙墩新石器時代一樣，八極的思想同樣在西元前第五千紀的雙墩先民遺物中有著鮮明的反映。當時的圓形陶器或有在口沿部位飾以契刻的三角紋樣（圖九，1~4；圖一〇，1~3），或以堆塑的泥凸裝飾於陶器外腹，一周至數周不等（圖一〇，4~6）。這些紋樣顯然可以視為先民八極思想的形象表現。不啻如此，這種呈圓周分佈的八極圖像有時或者契刻於陶器的外周（圖一一），其形式與鍾離君柏墓的山緣遺跡至為吻合。……雙墩新石器時代陶器時有將象徵八極的三角紋或泥凸與圓弧的形埒圖像共同組合的現象（圖一二），這不僅明確證明了這些用於裝飾的三角紋及泥凸其實即是八極思想的樸素表現形式，而且這些思想近乎完整地再現於鍾離君柏墓，真正使我們追尋到春秋以至漢代相關遺跡遺物所表現的宇宙觀的淵藪（圖一三）。<sup>159</sup>

鑒於此，將這種亞形亞字，理解為表示八極的三角紋，不啻與這種亞形亞字的造字方法同理，而且與這種亞形亞字的形成亦一脈相承。即這種亞形的亞字，是強調了由方（線）到位（面）的過程；這種亞形亞字，是在這種亞形亞字的基礎

<sup>158</sup> 馮時，《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頁 26。方形大地宇宙觀的具體形成過程，參見注 155, 160。

<sup>159</sup> 馮時，《上古宇宙觀的考古學研究》，頁 428。引文中之圖號為本文之圖號。

上，又突出了四極的效果；而這種形亞字，卻是在四極的位置，刻意表現了暗喻八極的指示符號。至於、形亞字，儘管在中央處有方形和圓形的不同，但如同甲骨文的日字，有時寫成方形，有時又寫成圓形一樣，本無不同。可見，以上諸種情形，儘管外形稍異，但方位之理念，一以貫之，可謂異曲同工。

必須強調的是：

儘管「亞」是通過二繩的積累而獲得，但是這樣的積累過程如果無限地重複下去的話，當然會使「亞」形四隅所缺的四角逐漸變小，並最終消失，從而使大地的形狀由「亞」形變成正方形，這便是方形大地觀的由來。<sup>160</sup>

于省吾以納西象形文字的「」字探求甲骨文「亞」字的本義，認為甲骨文「亞」字通作「阿」，意為曲隅，這與納西文的「」字為方隅和角落的意義剛好相當，而與「」字相仿的甲骨文「亞」字也應本像隅角之形，具有方隅和角落的意義。<sup>161</sup>事實上，通過上述的引論，納西象形文字的「」，可作如是觀。如果為了強調方形大地形成的大致輪廓的話，有三個關鍵環節，即「+」、「」和「」。很顯然，要想將這三個要素同時再現的話，就會變成（圖一四，10）；如果認為這種造字效果的輪廓不夠清晰，或是為了強調方形大地這一觀念是由「」積繩成面無限重複的結果的話，就會選擇「」和「」的合體，也就是納西象形文字的「」。還有一點，那就是如果為了強調方形九宮的形象，那麼這個「」形造字效果可以說是無可挑剔的。可見，甲骨文「」字的本義與納西象形文字的「」字本無不同。安徽省阜陽雙古堆汝陰侯墓出土的太一式盤方盤背面圖案（圖一四，1），可分解為「」、「+」、「」及「」（圖一四，2~6）。「+」和「」的疊加，正是這個「」標識（圖一四，7~11），其中指向四維的斜線，即這個「」標識正是由圓心引出的四鈎「」形標識的平分線，與《刑德》甲、乙本九宮圖中，指向四維的四條斜線（圖四，4~5）及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乙本九宮圖（圖六，5）、式盤圓盤（圖六，3）如出一轍，詳見後說。如此，方塊形九宮，不僅從形狀上，而且與四方五位的由來亦契合，可以得到合理解釋。

<sup>160</sup> 馮時，〈上古宇宙觀的考古學研究〉，頁431。

<sup>161</sup>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頁337-339。

## (二) 「米」字線與八角形九宮圖

在甲骨文的「甲」字，即「十」形字所構成的東西南北四正之間做平分線的話，其結果便是在眾多考古文物中見到的「米」字線標識（圖四，4~5；圖六，1~6）。在此基礎上，模擬「亞」由「十」形字平面化的形成過程，即，將「米」字線（圖一五，1）做平面式放大的話，可得圖一五，2。如果保留米字線平面化中彼此重疊的部份，捨去不重疊的部份，恰恰就是標準的史前八角紋（圖一五，3）。<sup>162</sup> 另有一種是由兩個以上大小不等的八角形疊加起來而形成的八角形九宮圖（圖四，2~3）。這種多層八角形九宮圖，是取等長米字線並作垂線使之相交（八角形），再連接內、外八角形的端點而成（圖一五，4~5）。可見，無論是何種九宮圖，均以表示東南西北、二分二至的「十」（甲）形字，即以「二繩」為基礎形成的，其中與神龜腹部酷似的亞形不僅暗示了四方五位，也蘊含著八方和九位，同時也是天圓地方中地方觀念的體現，所以古人對此尤為偏愛。

從式盤方盤（圖三，1、4）及《靈樞》九宮八風圖（圖三，2~3）來看，應該屬於方塊形九宮圖，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九宮圖」（圖四，4~5）應屬「米」字線九宮圖，而甘泉宮太一壇等（圖四，2~3）應屬於八角形九宮圖。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仁和寺藏版《黃帝內經太素》九宮八風圖（圖四，1）融八角形與米字線形為一體，頗具特色。其中內層、中層為八角形，最外層是米字線形的平面化。李零以為，後天九宮洛書，即式圖的配數為兩個五位圖的交午而成。<sup>163</sup> 但是，兩個五位圖交午之後，無論如何是不能形成方塊形的，只能或是一個八角形（圖四，2~3 及圖一五，2 中構成八角形的虛線部份），或是一個「米」字線的平面化形（圖四，1；圖一五，2）。另一方面，所謂交午，似意味著天數、四正卦和地數、四維卦這兩組內容與八方的匹配是在偶然的旋轉中發現的，這很顯然是否定了：在旋轉之前古人已經建立了天地數、後天八卦與八方的匹配關係。既然如此，在將 1 至 10（或 9）這些數字納入到兩個完全相同的五位

<sup>162</sup> 拙作，〈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九宮圖」數思想與形制特徵關係研究〉，《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2.9：11-24。震驚中外的含山玉版亦可見同樣的圖案，而玉版周邊以鑽孔形式表現的布數情況，恰好與太一下九宮之序相合（陳久金、張敬國，〈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文物》1989.4：14-17），這也從一個側面反證我們推測的史前八角紋的形成過程是有堅實基礎的。

<sup>163</sup> 李零，〈中國方術考〉，頁 154。

圖的時候，就不應該把屬於奇數的天數和屬於偶數的地數分別對待，八卦亦然，故「交午說」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事實表明，無論將「十」形平面化的「𠄎」放入方形大地之中而形成的方塊形九宮，抑或是「米」字線及八角形九宮，只要我們以天數配四正及中央 5，地數配四維及中央 10 的話，便可得到一幅圓滿的九宮洛書圖，並不需要交午。<sup>164</sup>

## 二·從分至四氣的特徵（風質）論八風起源的時期

殷卜辭的「寧風」習俗，似乎僅僅體現了殷人對風的大小或強弱方面的認識，但對風質卻沒有明確提出。而《靈樞》八風系統由於是以研究病因為主要目的，故對所謂風質又有了深入的探討。所謂風質就是在以風共通的基礎上，又強調了在不同季節中所出現的特殊氣候現象。具體說來，從南方來的虛風雖名為大弱風，但其主氣卻是「熱」；從西方來的虛風雖名為剛風，但其主氣卻是「燥」；從北方來的虛風雖名為大剛風，但其主氣卻是「寒」；從東方來的虛風雖名為嬰兒風，但其主氣卻是「濕」。即南方配熱氣，西方配燥氣，北方配寒氣（圖四，1），後世雖將東方配風，但這裡卻是濕，明顯是原始形態。顯然，追溯初期階段風質的由來對於判明八風形成的時期是很重要的，這不得不使我們必須與郭店楚簡《太一生水》相聯繫。簡文云：

大（太）一生水，水反補（輔）大（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補（輔）大（太）一，是以成陸（地）。天〔陸（地）復相補（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補（輔）也，是以成會（陰）易（陽）。會（陰）易（陽）復相補（輔）也，是以成四時。四時復〔相〕補（輔）也，是以成倉（滄）然（熱）。倉（滄）然（熱）復相補（輔）也，是以成濕燥（燥）。濕燥（燥）復相補（輔）也，成戡（歲）而止。古（故）戡（歲）者濕燥（燥）之所生也。濕燥（燥）者，倉（滄）然（熱）之所生也。倉（滄）然（熱）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者，會（陰）易（陽）之所生。會

<sup>164</sup> 具體分配方法是：天數以下位北方為正位，依次北方（1）、東方（3）、中央（5）、西方（7）和南方（9），即以右旋（順時針）、右旋、左旋（逆時針）的方式排列；地數則相反，以上位為正位，但由於地數配四維，又與天數排列互逆，即以左旋、左旋、右旋的方式排列，故從西南（2）起始，依次為東南（4）、西北（6）、東北（8）、中央（10）。從新石器時代陶器至漢代的式盤看，「𠄎」和「米」（圖四、圖六、圖一四，4）只能是理解為由圖心引出的平分線，非交午所致明矣。

（陰）易（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隍（地）之所生也。天隍（地）者，大（太）一之所生也。<sup>165</sup>

很明顯，這裡所描述的宇宙生成過程是：

太一→天地→神明→陰陽→四時→倉（滄）然（熱）→濕燥（燥）→戠（歲）

其中倉（滄）與然（熱）、濕與燥（燥）相反相成，倉（滄）為寒義甚明。<sup>166</sup>《太一生水》明言：「倉（滄）然（熱）復相輔（輔）也，是以成濕燥（燥）。」「濕燥（燥）者，倉（滄）然（熱）之所生也。」即，寒生濕，熱生燥，並與四時對應。很顯然，寒生濕，濕在寒後，故春天配濕；同理，熱生燥，燥在熱後，故秋天配燥，與《靈樞》四風質完全一致。從表面上看，八風中只有四正風載有所謂風質，而另四風卻沒有涉及風質，其實不然。參照我們對四正宮及東北、西南兩宮的分析，同樣可以得出西北為濕氣、東南為燥氣的形成方位。因為北方冬至所配之寒為盛極之寒，相對而言，陰氣初始於東南，形成於西南，熱氣亦同理。準此，濕氣盛極於東方，當於西南初始，形成於西北方位。燥氣於西方盛極，於東北初始，於東南形成。換言之，東北既是陽氣形成方位，也是燥氣初始方位；東南既是陰氣初始方位，也是燥氣形成方位；西南既是濕氣初始方位，也是陰氣形成方位；西北既是陽氣初始方位，也是濕氣形成方位（詳表二）。如此，四維宮除了具有陰陽寒暑的初始、形成以外，還有燥與濕的初始、形成的意義。可見，《靈樞》八風系統中的四正風風質，不僅與《太一生水》契合，而且與《呂氏春秋·愛類》「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等先秦思想及張家山出土典籍亦一脈相承，<sup>167</sup>再結合「嬰兒

<sup>165</sup> 簡文連綴次序依裘錫圭說，見裘錫圭，〈《太一生水》名字解釋〉，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22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19-226。

<sup>166</sup> 郭店楚簡本《老子》乙簡一五：「臬（躁）勳（勝）蒼，青（清）勳（勝）然（熱）。」「蒼」字，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作「寒」；《逸周書·周祝解》：「天地之間，有滄熱。」孔晁《注》：「滄，寒。」《說文解字》：「滄」、「滄」條下均作「寒也」，見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頁438。

<sup>167</sup> 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頁597。《淮南子·泰族訓》：「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何寧，《淮南子集釋》，頁1374）《黃帝帛書·姓爭》云：「夫天地之道，寒熱燥濕，不能並立；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魏啓鵬，《黃帝書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45）《張家山漢墓竹簡·引書》云：「燥則婁（數）庠（呼）、婁（數）臥，濕則婁（數）炊（吹）毋臥實陰（陰），暑則精婁（數）响（响），寒則勞身，此與燥濕寒暑相應（應）之道也。」（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47號墓」，頁299）很明顯，在先秦

風」、「生風」與《老子》的關係來看，八風的命名，與道家賢者的密切關係是顯而易見的。<sup>168</sup>

表二：寒熱燥濕流變表

	東北	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北
濕		盛極			初始	生復	形成	
熱	形成			盛極			初始	生復
燥	初始	生復	形成			盛極		
寒			初始	生復	形成			盛極

## 肆·《靈樞·九宮八風》篇解題

中國古人素有將時間與空間相互拴繫的傳統。前已述及，通過圭表測影不僅可以辨別四正方位，而且還可以規劃二分二至四氣。在世界各地民族語言中，東方一詞源於日出，西方一詞源於日落是不乏其例的。<sup>169</sup> 古代式盤的干支與方位、方位與時間匹配（圖三，1、4），古人往往把「東西」稱為「朝夕」，<sup>170</sup> 凡此種種，都是這一事實的真實反應。

事實上，這種通過時間和空間相互拴繫的特徵，來表達古人對時空的認識方法，既是揭開九宮與八風內在聯繫的關鍵，當然也是破解《靈樞·九宮八風》篇名意義的要點。關於《靈樞·九宮八風》篇名的內在聯繫，歷來無解。眾所周知，中國古代著錄的書，以圖文並茂為特點，而圖又常常是用來表現思想的。<sup>171</sup> 觀《靈樞·九宮八風》篇中的兩幅圖表（圖三，2~3）可知，兩者以「八節」、

---

時期以「寒暑燥濕」概括四時特徵已成為一種共識，這對《靈樞》八風系統的形成，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土壤。可見，《靈樞》八風系統成於漢初以前是有堅實基礎的。

<sup>168</sup> 參見注 154, 183。

<sup>169</sup> 盧央、邵望平，〈考古遺存中所反應的史前天文知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考古學專刊甲種第 21 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5。

<sup>170</sup> 《周禮·冬官考工記》：「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賈公彥疏：「言朝夕，即東西也。」見賈公彥，《周禮注疏》，頁 1345。

<sup>171</sup>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 438-439。

「九宮」共通。其中「八節」暗喻時間，又與八方匹配，「九宮」隱喻空間方位的意義亦十分明顯，它應該就是《靈樞·九宮八風》篇的主題思想，就是討論古代時空觀與醫學理論關係的開山之作。將兩幅圖表共通的「八節」、「九宮」與「九宮八風」篇名對觀的話，可知兩者以「九宮」共通，而八方、九方實際是在四方、五方的基礎上，進一步遞進的結果。這一點可以通過眾多考古發現（圖四、圖六），看得十分清楚。郭沫若謂古人以「鳳」為風神，視鳳為天帝之使而祀之，<sup>172</sup> 乃不易之論。「鳳」的甲骨文或讀作風雨之「風」，而四風、八風則是不同季節來自於四方、八方的不同風氣，也就是說，風氣的不同其實正體現著季節的變化，反應了物候曆的古老內涵。<sup>173</sup> 可見，風不僅與天帝有關係，而且與地理方位（八方）、分至啟閉八節亦有關聯。現在，我們可以對九宮與八風內在聯繫作出客觀謹慎的判斷。九宮雖然隱喻空間，但也包括時間，如四正宮既是龍星周年視遊行空間的方位標記，也是四氣、四風的象徵；表面看八風雖似與時空無關，但其實就是「八方之風」，當然也是八節的代稱；「八節」雖暗喻時間，但也包括空間，彼此各有側重。《靈樞·九宮八風》篇中的兩幅圖表（圖三，2～3），以「八節」、「九宮」共通為本論，篇名之所以以「九宮八風」命名，一方面表明八節與八風密不可分，即季節的變化來自於八方的不同風氣；另一方面是由於本篇以研究醫學病因為目的使然，這與八風以研究虛風為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九宮命名的直接來源，隱約可見有三個方面。從「招搖」之名來看，當與北斗作為授時主星的歷史有關係；從四正宮以龍星遊行軌跡命名來看，當與早期先民觀察應用「火曆」<sup>174</sup> 的歷史有關係；從四正宮與《周易·乾卦·坤卦》的關係、四維與「洛水」及原始卦氣的命名來看，似與易學有涉及。很顯然，新石器時代的北斗崇拜和先秦時代的「火曆」是九宮名形成的基礎，同時兩者又可以得到和諧的統一。<sup>175</sup> 九宮八風圖的方位佈局與先秦時期的早期古式圖亦完全一

<sup>172</sup> 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考古學專刊甲種第9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頁82。

<sup>173</sup> 馮時，《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頁93。

<sup>174</sup> 龐樸，〈火曆鈞沉——一個遺失已久的古曆之發現〉，《中國文化》創刊號（1989）：3-23。

<sup>175</sup> 簡而言之，「斗柄東指，天下皆春」（陸佃，《鶡冠子》〔收入《百子全書》〕，「環流第五」，頁4）與東宮倉門，即春分時節，龍星出門登天一致；「斗柄南指，天下皆夏」與南宮上天，即，夏至時節，龍星升至南中天一致；「斗柄西指，天下皆秋」與西宮倉果，即，秋分時節，龍星果敢潛入地平線以下一致；「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與北宮叶

致。<sup>176</sup> 西漢汝陰侯墓式盤的圓盤（圖六，3），不作「招搖」，而作「招搖」，與《秦簡日書》、《張家山漢墓竹簡》完全一致。<sup>177</sup> 式盤下葬的下限是公元前一六五年，<sup>178</sup> 而式盤的形成又必定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sup>179</sup> 加之《靈樞·九宮八風》有早於西漢汝陰侯墓式盤的跡象。<sup>180</sup> 總括這些內容，似可得出如下結論，即九宮之名至遲成於漢初。九宮之名既成於漢初以前，「八風」稱謂亦多見於先秦，加之候風、候氣又有著悠久的歷史，而且九宮與八風是一體的，九宮八風篇名，就是討論時空，而時空又是不可分離的。《漢書·律曆志》：「四方，四時之體。」<sup>181</sup>《釋名·釋天》：「四時、四方各一時。」<sup>182</sup> 是其證。八風名既有由殷卜辭四方風及四方神名衍化而來的轍跡，也有源於《老子》有關「生」、「嬰兒」、「剛柔」等概念的印痕；八風名不僅與銀雀山漢簡同根，而且四風質與戰國竹書《老子·太一生水》有源，四正風質又與九宮所體現出來的卦氣說完全

---

（汁）蟄，即，冬至時節，房宿旦中，順應天時，萬物蟄藏一致。這種以招搖坐中宮，暗示北斗紀時，又以龍星遊行軌跡，暗示大火紀時，兩者匹配，相得益彰，構思精妙。事實上，上古天文觀以北斗為帝車，而北斗之杓正與龍角拴繫。《史記·天官書》：「杓樞龍角。」（司馬遷，《史記·天官書》卷二七，頁3）這個天象正像龍馬輓車而御天，見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聞一多全集》第2冊，頁48。

<sup>176</sup> 如濮陽娃壘遺址、楚帛書、《管子》的《幼官圖》及馬王堆地圖等，皆為上南下北式，與《靈樞》圖全合。

<sup>177</sup> 「招搖」，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日書甲種〉圖版47正；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蓋廬〉圖版17。

<sup>178</sup>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頁12-31。

<sup>179</sup> 關於式盤圓盤設計過程的復原，參見拙作，〈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

<sup>180</sup> 《靈樞》九宮八風圖的中宮寫有「招搖」，式盤中宮刻有「吏，招搖也」四字，這提示我們，吏取代了招搖（招搖）的角色。即「吏，招搖也」是對「招搖」的調整，故《靈樞》早於式盤，此其一也。式盤有「廢」字，而《靈樞》不見。由於「廢」字是對沒有「廢」字之文的一種調整，故《靈樞》早於式盤，此其二也。至於早到什麼程度，可從歲實不同得到啟發。《靈樞·九宮八風》中太一下九宮的日數是三百六十六天，而太一九宮式盤卻是三百六十五天。儘管僅僅是一日之差，但《靈樞·九宮八風》與《尚書·堯典》所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致。以上參見拙作，〈《靈樞·九宮八風》考釋〉，頁602。另，馮時研究的結果表明，《堯典》曆法又與屬於二里頭文化的善面紋玉柄形飾和鑲嵌圓形銅器如出一轍，參見氏著，〈《堯典》曆法體系的考古學研究〉，《文物世界》1999.4：49-52。

<sup>181</sup> 班固，《前漢書·律曆志》卷二一上，頁11。

<sup>182</sup> 劉熙，《釋名》，頁839。

吻合，所以《靈樞》八風系統至遲亦應成於漢初。可見，九宮與八風的命名，至少在漢初就融為一體了，蓋出自既精通古天文、易學，又以研究醫學病因的道家賢者之手。<sup>183</sup> 將《靈樞·九宮八風》篇中的兩幅圖表與西漢汝陰侯墓式盤比較的話，不難看出三者以「九宮、八節」共通，而《靈樞》原文又是以八風為主題，這對說明九宮、八風是一個整體，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種種跡象表明，謀風之訛，很有可能是銀雀山漢簡之前發生的，<sup>184</sup> 而配東方的風名，或本為嬰兒風，後演化為生風。<sup>185</sup> 值得指出的是，銀雀山漢簡儘管在四柔風體例方面略有變形，但在最為關鍵的、配西南方的「周風」這一名稱又似保留了原貌，正解《靈樞》

<sup>183</sup> 分而言之，九宮主要與古天文、易學有關聯，而八風主要與道家賢者有聯繫，這一點從「生（嬰兒）風」可以看得很清楚。「生」的觀念在《老子》哲學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它是老子哲學宇宙生成論中的關鍵環節。因為「生」恰恰點明了老子哲學中，即從「無」到「有」這一過程的本質，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朱謙之，《老子校釋》，頁 174）是其證也。與「生風」的「生」字具有同樣意義的「嬰兒」一詞，於先秦時期早已多見。《釋名·釋長幼》：「人始生曰嬰兒。」（劉熙，《釋名》，頁 854）很顯然，用來比喻植物的春生是再合適不過了。事實上，「嬰兒風」名的由來，亦可直溯《老子》。老子以為，人以嬰兒為最柔，嬰兒能使精神和身體合一，永久不分離，保持柔和狀態，所謂：「專氣致柔，能嬰兒？」（朱謙之，《老子校釋》，頁 39）是也。而剛的概念又恰恰是通過柔，即「柔勝剛，弱勝強」（朱謙之，《老子校釋》，頁 144）表現出來的。在具體描繪「柔」的形象的同時，又能凸顯「生」的意義，看來是非「嬰兒」莫屬。這些內容與《靈樞》八風系統以「嬰兒風」作為柔風的形象代表，嬰兒風配東方、春分，象徵著萌生，柔風與剛風互襯對比的思想頗為一致。銀雀山漢簡中的「生風」，在《靈樞》中則稱「嬰兒風」。雖然從表面看，兩者措辭似有分歧，但本質無別，同時恰好說明，至少東方風名的命名，出於道家賢者，是沒有疑問的。

<sup>184</sup> 謀風之訛，雖然還不能完全排除是在銀雀山漢簡之後發生的現象，但是，其一，種種跡象表明，九宮與八風均成於漢初以前；其二，對觀《靈樞》、銀雀山漢簡可知，剛、折（暫）、大剛、凶（兇）四風完全相同。按著兩者共通的「剛」與「大剛」的寫作體例來分析的話，比起銀雀山漢簡中的「柔」與「弱」，很顯然，《靈樞》中的「弱」與「大弱」更為合理，可能是原始形態。所以，謀風之訛，不大可能是以銀雀山漢簡八風系統為底本；其三，謀的古文或作「𠄎」等，周的古文或作「𠄎」等，兩字字形酷似，故形誤的發生很可能在戰國期間。

<sup>185</sup> 因為四剛風以折木為具體形象，四柔風亦同樣具有具體形象，才能與剛柔對比的體例相合，而這個具體形象很顯然就是嬰兒。值得指出的是，嬰兒本為至柔之性的形象代表，但是依四柔風的排列順序看，至柔之風卻是配西南的周（謀）風，而嬰兒風僅僅是初柔之風而已。之所以如此，可供考慮的原因有三：其一，嬰兒無欲，智力未開，尚無詐偽，故為人之至柔之性的代表，但移用植物的話，卻不涉及所謂「欲」、「智」等問題；其二，植物以收穫為終極目的，故其性隨著生長越需柔和之風相伴；其三，嬰兒在此既為所謂柔風的形象代表，又兼表植物「萌生」之意，故為初生、初柔之風。

之惑；另一方面，《靈樞》在剛、柔風體例<sup>186</sup>及「折風」的完好存留，又恰好可校銀雀山漢簡之訛，使得我們能夠以此為據，追溯出獨具特色的《靈樞》、銀雀山漢簡八風名系統的真正涵義。

招搖作為太一的化身、北斗的代稱，實以萬物及主氣、主時之神的形象而居中，暗喻了北斗周年視運動的重要意義。四正宮體現了以龍星的周年視運動來確定季節的突出作用。四維宮在襯托龍星穿梭銀河的同時，又暗示了天氣的陰陽寒暑，即卦氣由初始至形成的過程。必須重申的問題有三。

### 一·中宮招搖（吏）與圓盤洛書的關係

中宮招搖（招搖）實際上是與圓盤洛書相呼應的。理由很簡單，招搖作為太一的化身，而洛書正是太一下九宮的具體巡行路線。<sup>187</sup>

### 二·傳統五宮與九宮的關係

傳統的玄武等五宮體系與這裡的九宮同中有異。所謂「宮」，是對星座群的命名，<sup>188</sup>這一點應該沒有疑問。兩者除了中宮及東宮的蒼龍和倉門，所指相同以外，而其他各宮燦然有別。很明顯，這種差別乃由觀測對象及方法不同使然。具體來說，兩者儘管都用圍繞極星北斗做拱極運動的恆星為觀測方法，但是五宮以東西南北四正方位的不同恆星為觀測對象，而九宮則僅僅關注龍星回天遊行經過的不同時空點位及由此而伴隨的卦氣變化。這些內容的本質，實為高度概括了觀象授時中兩種最為重要的具體方法，從而指導人們及時務農的思想。依宮名可以推想，立春陽氣初始，春分時節，龍星浮出，斗柄東指，陽氣亦開始恢復，大地亦隨之蠢動，萬物復甦，種子如同嬰兒出生一樣，由萌而生，伴隨著龍星的翱遊，陰陽寒暑盛衰往復，禾苗稟上天賜予的條風、甘雨和陽光，茁壯成長，秋收

---

<sup>186</sup> 參見注 184。

<sup>187</sup> 拙作，〈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頁 77-87；〈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

<sup>188</sup> 關於傳統的玄武等五宮體系包括哪些星座群，不同時期或有出入。參見馮時，〈上古宇宙觀的考古學研究〉，頁 413-418。

孫基然

來臨，萬物華實這一期盼豐稔的純樸夢想。足見，「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sup>189</sup>的主題，於此表現得是再清楚不過了。

### 三·「八宮」與「八卦」的關係

李學勤指出：

八卦之宮的名稱，應同卦名有關。《靈樞》注家如倪仲玉對此曾有討論，他的說法不一定都對，但思想的方向是正確的。<sup>190</sup>

通過上述考證可知，四正宮與《周易·乾卦·坤卦》，四維宮與原始卦氣說契合。所以，準確地說，九宮之名與其說是同卦名有關，不若以源於天學、關乎易學更為貼切。事實上，與八卦相配屬的相關內容，如同五行示意圖，並不意味著所有內容都與五行之名有必然的聯繫一樣，恰恰相反，更多的是一種「類歸」。問題的關鍵是，太一式盤為什麼僅見九宮而沒有八卦，是古人尚沒有認識到後天八卦與方位的關係呢？還是另有來頭呢？學者指出：

後天八卦方位各指一方，這個體系與九宮方位是相合的，所以古人以四正之卦為四時卦，正是強調以卦配時的道理。九宮之中位列八方的四奇四偶八個數字主配八節，這個傳統做法通過西漢初年太一九宮式盤天盤與地盤的對應關係已經看得十分清楚，而且由於九宮與後天八卦方位關係的密切，因此，這裡雖然尚未列出八卦，但實際卻並不意味著九宮數字與八節的配合沒有體現後天八卦與八節的配合關係。<sup>191</sup>

此說雖對說明洛書與九宮為一體極為精闢，但洛書或九宮體系一定蘊含了後天八卦思想的推測似乎並不充分，所以我們還必須找到九宮或是洛書與易學有關的確鑿證據。另有學者通過對「坤位在申」的研究指出，《說卦傳》至少產生於戰國以前。<sup>192</sup> 此說結論似乎可信，但推理成分過多。我們可以用下列事實確證，式盤暗含卦名。式盤的方盤，在與北方冬至汁蟄宮相配的位置刻有「當者有憂」（圖三，1），恰好《說卦傳》載有「坎為水，……其于人也，為加憂」；<sup>193</sup> 在與南

<sup>189</sup> 孔穎達，《禮記正義》，頁917-918。

<sup>190</sup> 李學勤，《古文獻論叢》，頁242。

<sup>191</sup> 馮時，《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頁58-59。

<sup>192</sup> 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濟南：齊魯書社，2001），頁33-41。

<sup>193</sup> 孔穎達，《周易正義》，頁391。

方夏至相配的位置刻有「當者顯」（圖三，1），無獨有偶，《說卦傳》載有「離也者，明也……聖人面南而聽天下，嚮明而治」，<sup>194</sup> 顯，即明也。<sup>195</sup> 可見，式盤與《說卦傳》有同源關係。加之，四正宮名不僅與《周易·乾卦·坤卦》中龍星的遊行軌跡有關，四維宮名為原始卦氣說由初始至形成的流變過程，並且與寒、熱、燥、濕四風質融為一體；《靈樞》九宮與式盤九宮完全一致，而《靈樞》九宮八風圖（圖三，2~3）不僅恰好含有後天八卦，而且與《太公兵書》<sup>196</sup> 若合符節；《靈樞》九宮八風又似早於式盤。<sup>197</sup> 準此，八卦與八方、八節、八風及八宮、洛書在形式上的分配，至少在漢初已經建立了匹配關係，應該是沒有疑問的。<sup>198</sup> 所以，陳夢家認為，八卦用於方位這一約定成為普遍是在宣帝（73-49 BC 在位）以後，<sup>199</sup> 今天看來，這一結論似乎過於保守。

我們雖然推測：九宮、八風名，至遲在漢初既已形成，但其所傳承的古老觀念及文化傳統則相當悠久。如同商王系統的恢復得益於《史記》，系統的傳承是不能以成書年代為標準一樣，八風名至少受到了殷卜辭四方風、四方神名的影響，而九宮中的四正宮名則與《周易》乾坤卦爻辭有關。

<sup>194</sup> 孔穎達，《周易正義》，頁 385。

<sup>195</sup> 《說文解字》：「顯，頭明飾也。」段《注》：「引申為凡明之稱。」（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九上，頁 10）《廣韻》：「顯，明也。」（陳彭年，《廣韻》卷三，頁 29）《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漢·鄭玄《注》：「顯，明也。」（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頁 462）

<sup>196</sup> 中村璋八，《五行大義》，頁 236-237。

<sup>197</sup> 見注 180。

<sup>198</sup> 文中論及，《靈樞·九宮八風》很有可能承載著早於太一式盤的信息（參見注 180），而《靈樞·九宮八風》篇裏的圖，又恰好含有八卦，可見，式盤暗含卦名這一結論，是可信的。必須進一步補充的是，式盤為什麼沒有直接標出卦名呢？答案只能向構成式盤內容本身尋找：（一）圓盤上的洛書，實為太一下九宮的路線及暗示圓盤的旋轉順序；（二）方盤上的「冬至、汁蟄、四十六日廢、明日（立春）」及「當者有憂」等，均為具體占法，必須與圓盤內容結合；（三）四正宮名為龍星遊行軌跡，與《周易》乾坤卦爻辭一致，四維宮名為原始卦氣思想，不僅與方盤上的八節一致，而且與圓盤中的北斗紀時呼應。以上內容，即太一下九宮行於時，均屬與時間、方位相關的占法，而運用這些占法並不需要「卦名」來說明，但卻不能沒有八節（八方）和九宮。而《靈樞》九宮八風圖，是為了說明八節與八方、九宮、洛書、八卦的匹配關係，此又與式盤同中有異。關於式盤占法的詳考，參見拙作，《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

<sup>199</sup> 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考古學報》1965.2：136。

現在我們可以將《靈樞》九宮八風這篇古老文獻的傳承情況做一番梳理（表三）。九宮之名，最早見於式盤的圓、方盤，並與八節、洛書對應（圖三，1；圖六，3）；八風之名，最早見於銀雀山漢簡；而《太公兵書》不僅與《靈樞》八風名一致，而且與後天八卦相配，亦堪謂珍稀。其中四正風質與郭店楚簡《太一生水》似有同源關係。所以，學者或以為，《靈樞》九宮八風在《內經》八十一篇中並不重要的觀點，<sup>200</sup> 至少從醫學史的角度看，是失之過矣。另有學者提出：《靈樞》九宮八風圖非其固有，而是依據齊梁間陳延之《小品方》繪製的觀點，<sup>201</sup> 顯然其謬益甚。

殷人常年祈求「寧風」。「寧風」，即止息那些過大的不正之風，<sup>202</sup> 以祈正風、實風降臨人間。殷卜辭除了祈求「寧風」以外，還可見有千百條祈雨的內容，<sup>203</sup> 甚至以焚巫尪來祈雨。<sup>204</sup> 風和雨的關係，在殷人看來，就是風可以吹雲降雨，對農業生產有利，<sup>205</sup> 而農業生產當然離不開來自「北斗」和「龍星」的恩惠。換言之，隨著「北斗」（中央宮）和「龍星」（八宮）的周年視運動，自然界或風或雨，或寒熱或燥濕。這種來自大自然的力量，在古人看來，當然是神聖的，它不僅對植物，更對人體產生作用。《靈樞》八虛風含義以實風凸顯，其中實風或本由「寧風」、「出入風」習俗引申而來。又由於四風質是寒、熱、燥、濕的盛極階段（表二）在分至之時的具體體現，所以，四風質應該就是對分至四氣及四正宮的本質概括。準此，《太一生水》中的四風質，亦應視為是在甲骨文四方風、四方神名的基礎上衍化而來。八虛風雖以敘述害人之虛風為目的，但與時間、空間的結合是緊密的，九宮亦然，其整體思想，氣勢磅礴。無論是八風名，抑或是九宮之名，儘管貌似難解，但實際上這兩者都是在尊天親地這一大背景下，對時空這一古代知識結構的基礎進行規劃而誕生的傑作。民以食為天及對健康長壽的渴望，乃人類共有的一種本能反應，它與時空密不可分的天、地、

<sup>200</sup> 張其成，〈論《周易》與《內經》的關係〉，朱伯崑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6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頁291-308。

<sup>201</sup> 王旭、徐昭玉，〈《靈樞·九宮八風篇》的九宮圖非其所固有〉，《中華醫史雜誌》22.2（1992）：95-96。

<sup>202</sup> 胡厚宣，〈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頁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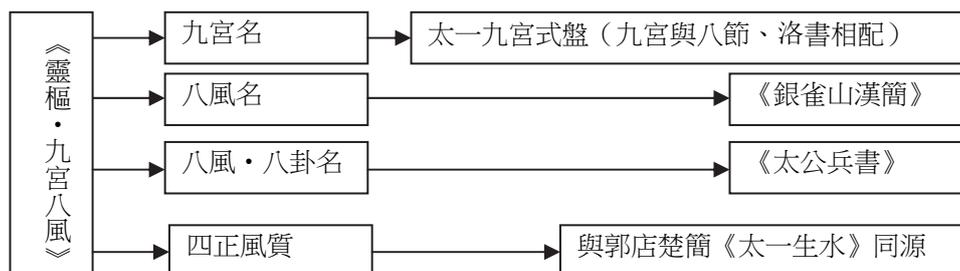
<sup>203</sup> 胡厚宣，〈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頁70；〈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氏著，《甲骨學商史論叢續集》（臺北：大通書局，1973），頁7-289。

<sup>204</sup>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頁216-226。

<sup>205</sup> 胡厚宣，〈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頁65。

風、雨及寒、熱、燥、濕等要素的聯繫是必然的。這些樸素無華的思想，於九宮、八風名的字裡行間中表現得極為鮮明。

表三：《靈樞》九宮八風傳承情況



## 伍·主要結論

綜上所論，本文的主要結論可釐為以下六點：

- (一) 揭示了《靈樞》八風名是在殷卜辭風名、神名基礎之上的延伸，但其內涵有本質不同。一為正風，一為虛風。八虛風是以八節方位為基點，以「所居之鄉」以外尤其是從相反的對衝方向來的風為判斷標準，與銀雀山漢簡有同源關係。
- (二) 通過破譯九宮名的體例，判明了四正宮名與《周易·乾卦·坤卦》中龍星的行天軌跡有關，四維宮名暗示了天河意義的同時，又襯托出原始卦氣說由初始至形成的過程，與《淮南子》四維宮名屬同一思維理路。結合中央招搖宮及圓盤洛書，既體現了古人有重視洛書中天數的理念，同時也是對兩種和諧統一的觀象授時方法的高度概括。
- (三) 論定了九宮中的卦氣思想與寒、熱、燥、濕四風質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寒、熱、燥、濕四正風質，既是對分至四氣及四正宮的本質概括，同時又是中醫病因分類的淵藪，似與郭店楚簡《太一生水》同源。
- (四) 挖掘出九宮、八風與卦名的匹配，至遲在漢初就已經構建起來的確鑿證據，推導出九宮、八風的命名，蓋出自既精通古天文、易學，又以研究醫學病因的道家賢者之手。
- (五) 辨析九宮圖形有三類，皆以「十」（甲）形字為土台。一是以「亞」形字為基礎的方塊形九宮圖；二是以「米」字線平面化而形成的米字線形九宮圖；

孫基然

三是取等長米字線做垂線，並使之相交成八角形，再連接內、外八角形交點而成的八角形九宮圖。首次提出，洛書配數的具體方法及史前八角紋是在米字線形九宮圖基礎上演進而成的新觀點。

(六) 闡明了九宮與八風的本質，就是對時空觀念的表達，是「古代宇宙觀」在醫學理論框架形成初期的試用。它是以北斗、龍星為背景，以風向為基礎，以寒、熱、燥、濕四風質，即卦氣的流變為內涵展開的。

通過對《靈樞》九宮八風名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我們澄清了本篇所蘊含的深層思想，從而填補了迄無確解、向乏明說的研究空白。這不僅對重新思考中國傳統醫學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而且對《靈樞·九宮八風》與易學、道家、式盤及其相互關係等領域的研究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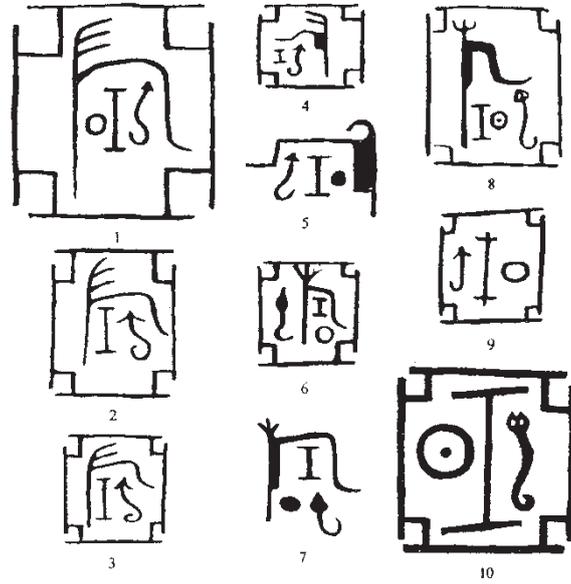
(本文於民國一〇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收稿；一〇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 後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馮時教授惠賜眾多相關資料，並口頭提示作者：可從古文字體角度思考「周風」之「周」與「謀風」之「謀」的關係，附記於此，謹誌銘感。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十分寶貴意見，一併深表謝忱。

2010年8月6日草迄於中國瀋陽遼寧中醫藥大學

2013年7月7日改畢於日本岡山靜思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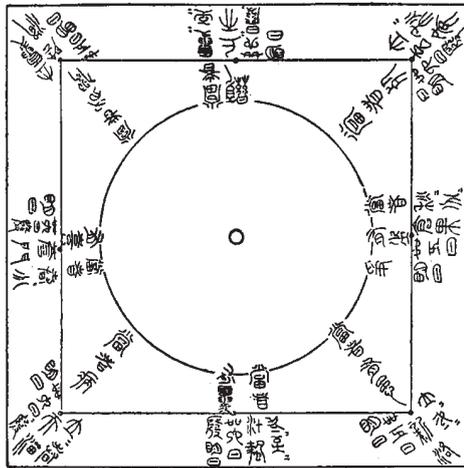
圖一：金文「展」字圖例

(馮時，〈二里頭文化「常旛」及相關諸問題〉，頁 174)



圖二：金文「旛」字圖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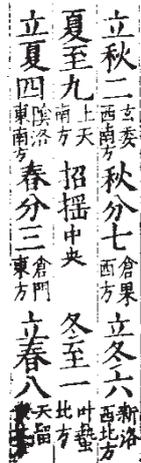
(馮時，〈二里頭文化「常旛」及相關諸問題〉，頁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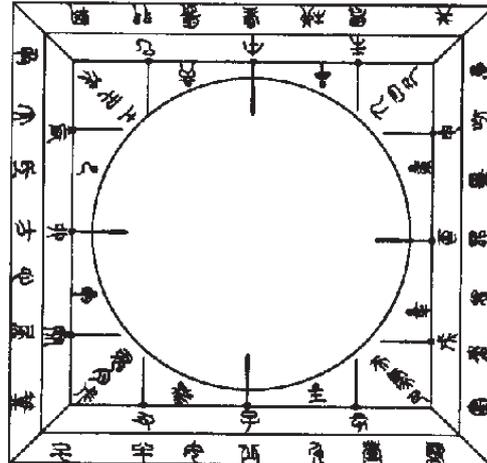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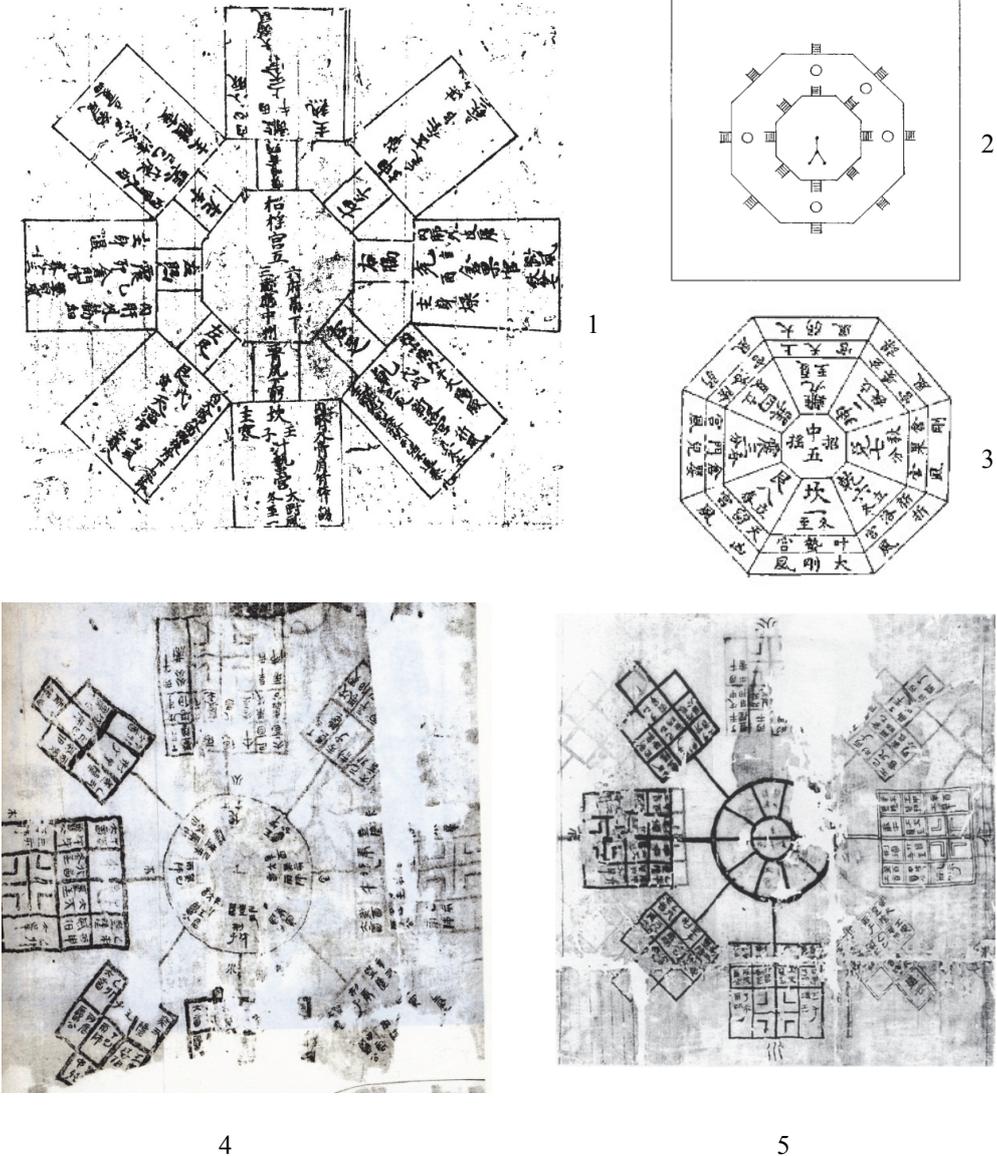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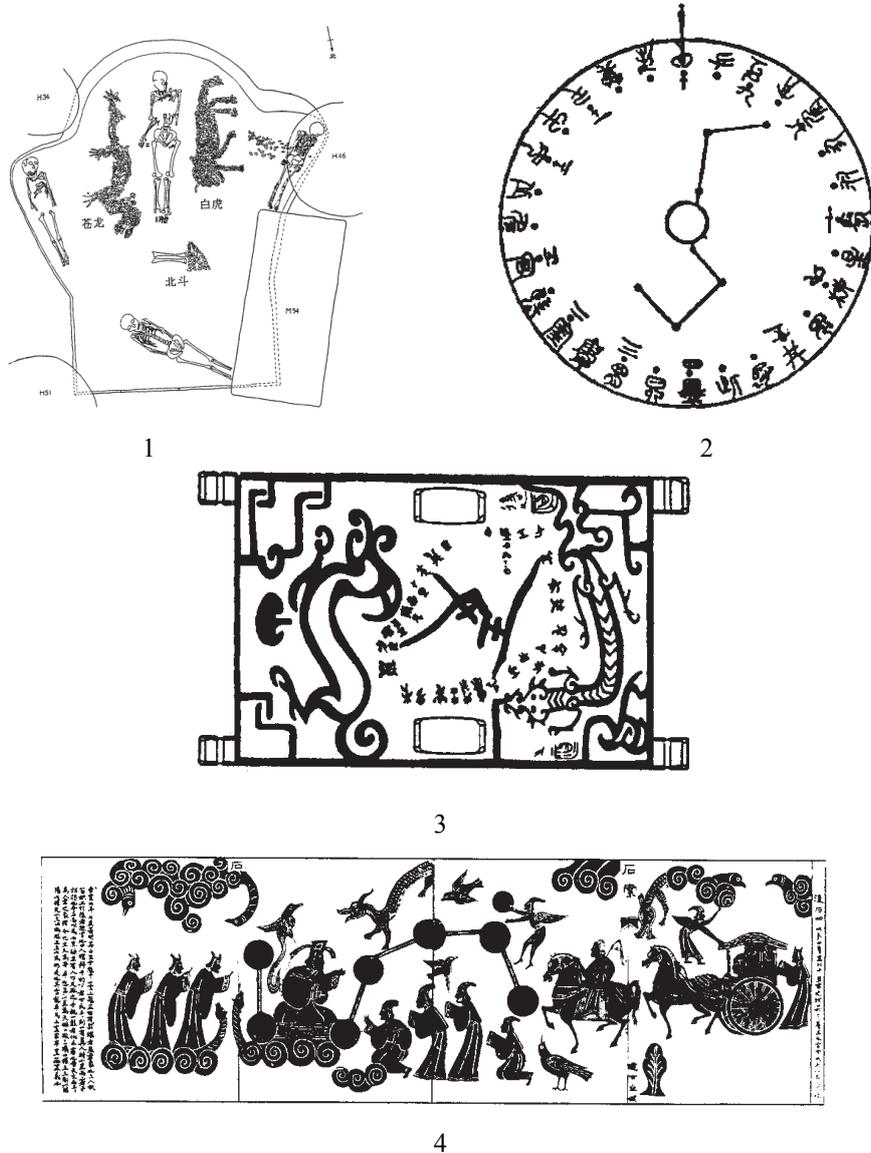
圖三：方塊形九宮圖例

(1：太一九宮式盤方盤、4：六壬式盤方盤〔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頁 25〕；2：九宮八風八卦圖、3：九宮八風洛書圖〔史崧，影宋明版《黃帝內經靈樞》（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據日本內閣文庫本影印），頁 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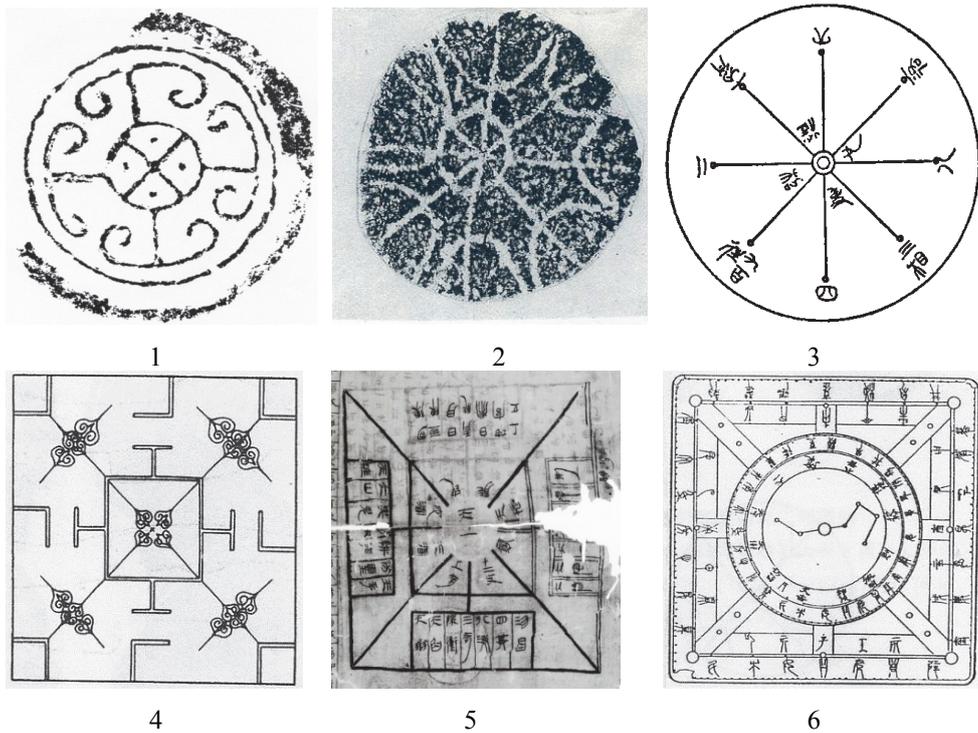
圖四：八角形及米字線形九宮圖例

(1：八角形合米字線形九宮圖〔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據日本仁和寺藏版影印)，下冊，頁 298-299〕；2：八角形甘泉宮太一壇復原圖〔李零，《中國方術續考》，頁 211〕；3：多層八角形九宮圖〔張介賓，《類經圖翼》(收入《欽定四庫全書電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卷二，九宮八風圖〕；4：《刑德》甲本米字線形「九宮圖」、5：《刑德》乙本米字線形「九宮圖」〔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頁 253,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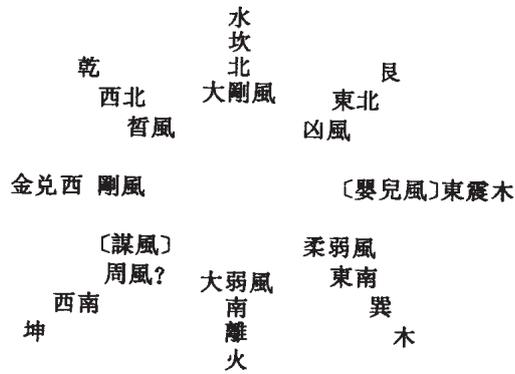
圖五：北斗相關圖例

(1：西水坡 45 號墓平面圖〔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 375〕；2：六壬式盤圓盤〔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頁 25〕；3：青龍白虎二十八宿圖〔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上冊，頁 356〕；4：山東嘉祥武侯祠東漢北斗帝車石刻畫像〔馮時，《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頁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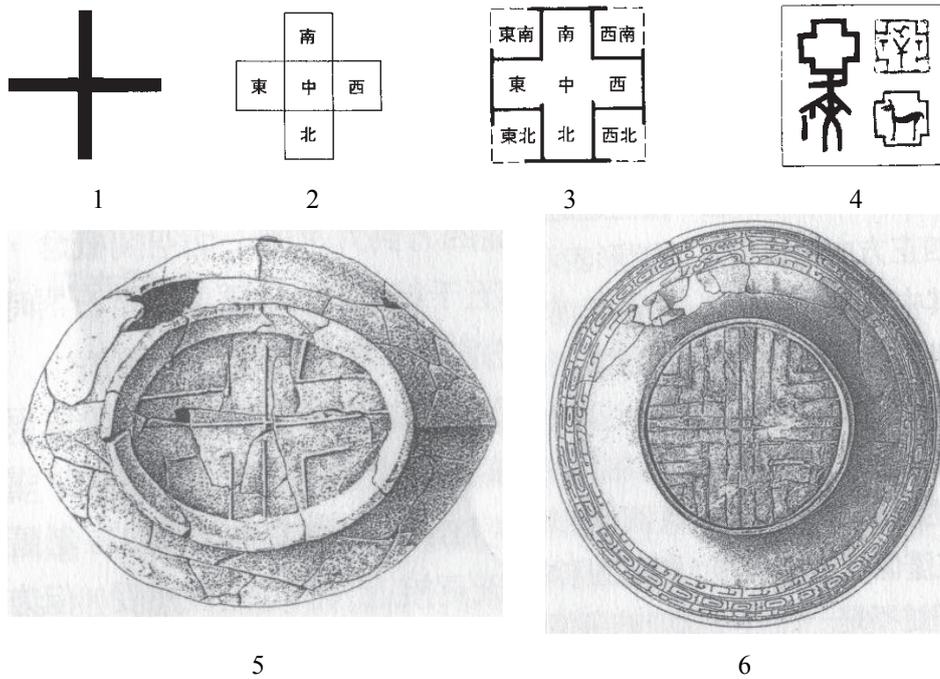
圖六：「米」字線圖例

(1：阿房宮遺址出土秦代瓦當〔傅嘉儀，《秦漢瓦當》（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1999），頁 116〕；2：新石器時代陶器 92T0723[11]:6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館，《蚌埠雙墩——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上冊，頁 254〕；3：太一九宮式盤圓盤〔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頁 25〕；4：荊州漢墓出土博局〔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高臺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211〕；5：《陰陽五行》乙本九宮圖〔傅舉有、陳松長，《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頁 144〕；6：甘肅武威磨咀子 M62 出土西漢式盤〔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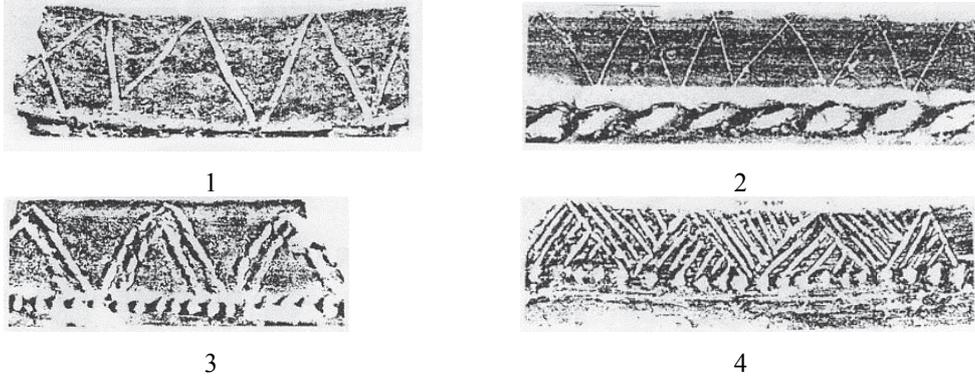
圖七：饒宗頤八風復原圖

(饒宗頤，〈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居五音之居」〉，頁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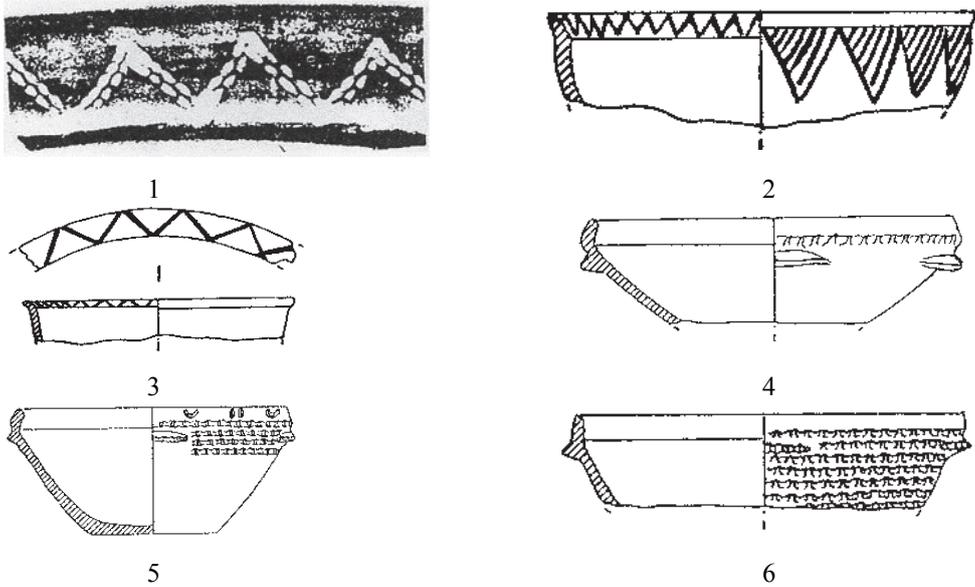
圖八：商代亞形字形成圖例

(1~4：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 509-510；5：銅壺、6：銅盤〔殷墟侯家莊 1400 號墓出土；梁思永遺著，高去尋輯補，石璋如校補，《侯家莊·第九本·1129、1400、1443 號大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6)，圖版肆參、伍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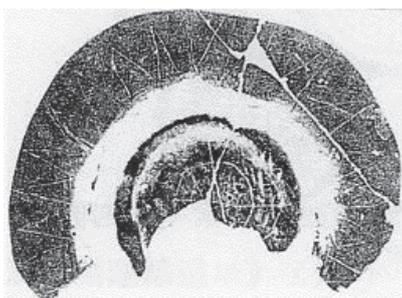
圖九：雙墩新石器時代陶器契刻之八極圖像

(1：92T0722[21]:94、2：86T0720[3]:115、3：92T0622[14]:193、4：92T0722[29]:9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蚌埠雙墩》上冊，頁33, 35, 42, 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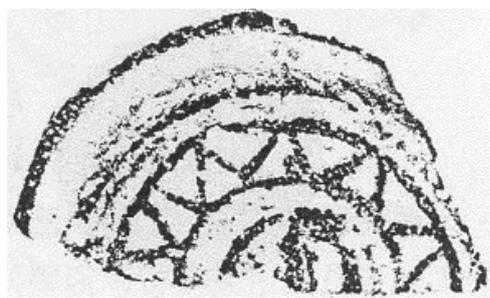


圖一〇：雙墩新石器時代陶器繪刻或堆塑之八極紋樣

(1：陶片〔92T0622[14]:202〕、2：彩陶盆〔92T0521[18]:61〕、3：彩陶盆〔92T0721[26]:113〕、4：釜〔86T0720[3]:129〕、5：釜〔86T0720[3]:127〕、6：釜〔86T0720[3]:11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蚌埠雙墩》上冊，頁43, 87, 282, 28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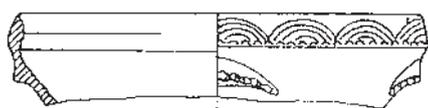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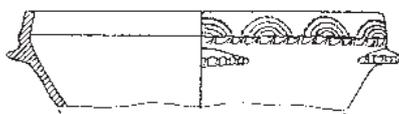
圖一一：雙墩新石器時代陶器契刻八極圖像

(1：91T0621[9]:109、2：92T0721[2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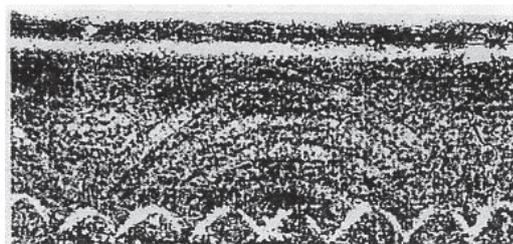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蚌埠雙墩》上冊，頁 24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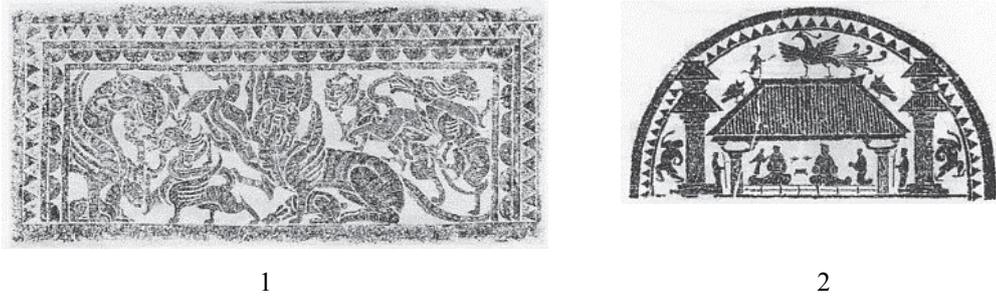


1

圖一二：雙墩新石器時代陶器契刻之形埒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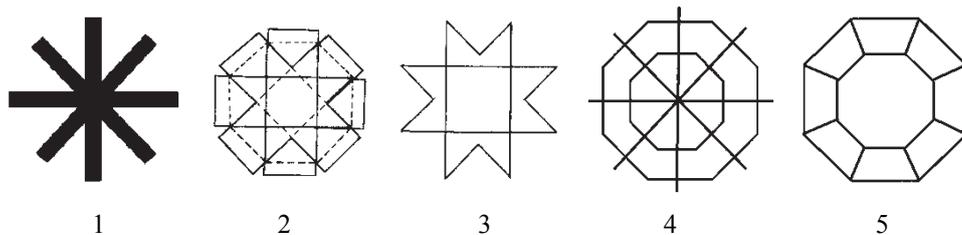
(1、2：釜〔86T0720[4]:114〕；3：釜〔86T0720[3]:1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蚌埠雙墩》上冊，頁 272, 282)



圖一三：東漢石刻畫像之形埒與八極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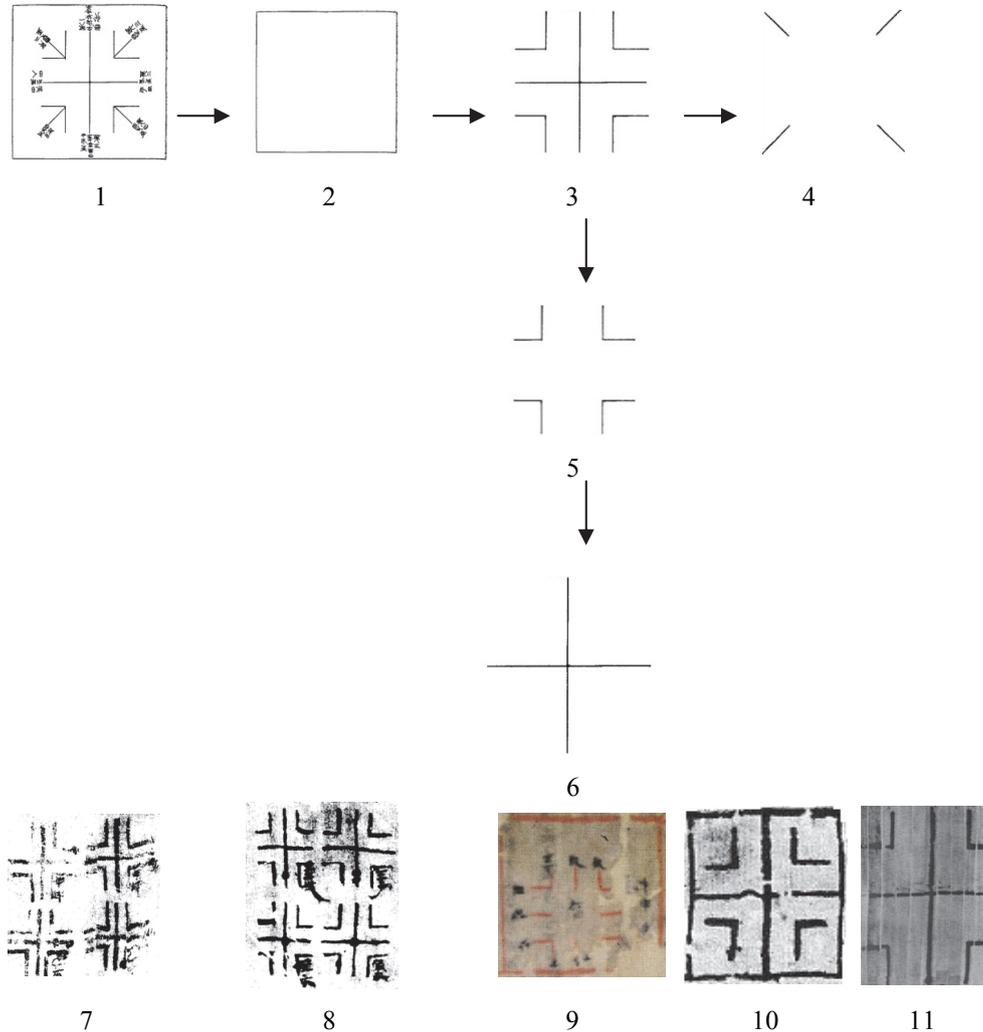
(1：山東費縣潘家疇墓葬發現〔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漢畫像石選集》(濟南：齊魯書社，1982)，圖 432〕；2：安徽蕭縣聖泉鄉聖村墓葬發現〔周水利，〈安徽蕭縣新出土的漢代畫像石〉，《文物》2010.6：62〕)



圖一五：八角紋及八角形九宮形成圖

(1：米字線；2：米字線的平面化；3：史前八角紋；  
4~5：多層八角形九宮形成圖〔參見圖四，1~3〕；筆者繪製)

孫基然



圖一四：「非」形標識圖例

(1：太一式盤方盤背面〔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頁 25〕；2~6：太一式盤方盤背面分解圖；7~8：《刑德》甲、乙本附錄圖版局部〔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頁 251, 272〕；9：《胎產書》禹藏埋胞圖版局部〔馬王堆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胎產書》片斷局部〕；10：《刑德》乙本「九宮圖」北宮圖版局部〔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頁 262〕；11：周家臺秦墓簡牘局部〔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第 1 冊，〈先秦秦漢〉，頁 140〕）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收入《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1。
- 王先謙，《荀子集解》，收入《新編諸子集成》。
- 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嘉慶年間王氏家刻本影印。
- 王筠，《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道光三十年刻本影印。
- 王翰林，《黃帝八十一難經集注》，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據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難經集注》本影印。
- 孔穎達，《毛詩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孔穎達，《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
- 孔穎達，《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
-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
- 孔穎達，《春秋左傳注疏》，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 孔穎達，《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
- 史崧，影宋明版《黃帝內經靈樞》，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據日本內閣文庫本影印。
- 司馬遷，《史記》，收入《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
- 左丘明，《國語》，收入《四部備要》。
- 朱謙之，《老子校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
-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98，據臨嘯閣刻本影印。
- 何寧，《淮南子集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
- 吳毓江，《墨子校注》，收入《新編諸子集成》。
- 李淳風，《乙巳占》，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收入《四部備要》。
- 洪興祖，《楚辭補注》，收入《四部備要》。
- 孫星衍、黃以周，《晏子春秋》，收入《諸子百家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 班固，《白虎通德論》，收入《諸子百家叢書》。
- 班固，《前漢書》，收入《四部備要》。
- 庾季才，《靈臺秘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漢城：驪江出版社，1988。

## 孫基然

- 張介賓，《類經圖翼》，收入《欽定四庫全書電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張自烈、廖文英，《正字通》，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據清康熙九年序弘文書院刻本影印。
- 張志聰集注，《黃帝內經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 莊周，《莊子》，收入《諸子百家叢書》。
-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96，據陳昌治本縮印。
- 許維禔，《呂氏春秋集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
- 陳彭年，《廣韻》，收入《四部備要》。
- 陸佃，《鶻冠子》，收入《百子全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第5冊。
-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
- 焦循，《孟子正義》，收入《新編諸子集成》。
- 揚雄，《方言》，收入《百子全書》。
- 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據日本仁和寺藏版影印。
- 賈公彥，《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
- 賈公彥，《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
-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收入《新編諸子集成》。
- 劉安，《淮南子》，收入《四部備要》。
- 劉熙，《釋名》，收入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臺北：大化書局，1995，第1冊。
- 黎翔鳳，《管子校注》，收入《新編諸子集成》。
- 酈道元，《水經注》，收入《四部備要》。

## 二·近人論著

丁四新

2011 《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2 《山東漢畫像石選集》，濟南：齊魯書社。

于省吾

1979 《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

王旭、徐昭玉

1992 〈《靈樞·九宮八風篇》的九宮圖非其所固有〉，《中華醫史雜誌》22.2：95-96。

- 王國維  
1983 〈史籀篇疏證〉，《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第 6 冊，頁 1-39。
- 王暉  
2004 〈論殷墟卜辭中方位神和風神的蘊義〉，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320-326。
- 王輝  
2008 《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
-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  
2009 《中國法書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第 1 冊。
- 甘肅省博物館  
1972 〈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12：9-23。
- 朱伯崑  
1995 《易學哲學史》，北京：華夏出版社，第一卷。
- 任炳潭  
1994 〈論九宮八風〉，《河南氣象》1994.2：35-36。
- 江曉原  
2004 《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  
1978 〈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8：12-31。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館  
2008 《蚌埠雙墩——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 艾蘭  
1992 《龜之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吳九龍  
1985 《銀雀山漢簡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
- 何篤  
2009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大墓 IIM22 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試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3：261-276。
- 李孝定  
1965 《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2 《金文詁林讀後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李零  
2000 《吳孫子發微》，北京：中華書局。

孫基然

2001a 《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1b 《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

李道平

1994 《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

李學勤

1985 〈商代的四風與四時〉，《中州學刊》1985.5：99-101。

1996 《古文獻論叢》，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9 〈太一生水的數術解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17 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297-300。

周水利

2010 〈安徽蕭縣新出土的漢代畫像石〉，《文物》2010.6：59-65。

胡文輝

2000 《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胡厚宣

1956 〈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復旦學報（人文科學）》1956.1：49-86。

1973 〈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氏著，《甲骨學商史論叢續集》，臺北：大通書局，頁 7-289。

馬王堆整理小組

1985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

徐中舒

2006 《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美）夏含夷

1985 〈《周易》乾卦六龍新解〉，《文史》1985.24：9-14。

袁珂

1991 《山海經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孫基然

2009 〈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太一九宮式盤相關問題的研究〉，《考古》2009.6：77-87。

2010 〈「太一」與「招搖」關係考〉，《中華醫史雜誌》40.2：77-79。

2011 〈從《黃帝內經太素》九宮八風圖看人體外周劃分思想的形成〉，《中華醫史雜誌》41.6：323-327。

2012a 〈《靈樞·九宮八風》考釋〉，《遼寧中醫雜誌》39.4：601-606。

2012b 〈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九宮圖」數思想與形制特徵關係研究〉，《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2.9：11-24。

待刊 〈西漢太一九宮式盤占法及相關問題〉，《考古》（待刊稿）。

- 陳久金  
1987 〈《周易·乾卦》六龍與季節的關係〉，《自然科學史研究》1987.3：206-212。
- 陳久金、張敬國  
1989 〈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文物》1989.4：14-17。
- 陳松長  
2001 《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
- 陳美東  
2008 《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陳偉武  
1995 〈簡帛兵學文獻軍術考述〉，饒宗頤主編，《華學（第1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122-138。
- 陳夢家  
1965 〈漢簡年曆表敘〉，《考古學報》1965.2：103-149。
- 常正光  
1989 〈殷代授時舉隅——「四方風」考實〉，《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編輯組，《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5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39-55。
- 張亞初  
2001 〈古文字源流疏證釋例〉，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21輯）》，北京：中華書局，頁368-396。
- 張其成  
2000 〈論《周易》與《內經》的關係〉，朱伯崑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6輯）》，北京：華夏出版社，頁291-308。
- 張家山 247 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2001 《張家山漢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 張政娘  
2008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北京：中華書局。
- 張燦理、徐國仟  
2006 《針灸甲乙經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 郭沫若  
1945 《十批判書（訂正本）》，上海：上海群益出版社。  
1983 《卜辭通纂考釋（考古學專刊甲種第9號）》，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9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

孫基然

梁思永遺著，高去尋輯補，石璋如校補

- 1996 《侯家莊·第九本·1129、1400、1443 號大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連雲港市博物館

- 1996 〈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選〉，《文物》1996.8：26-31。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

- 2000 《荊州高臺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湖北省博物館

- 1989 《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馮時

- 1994 〈殷卜辭四方風研究〉，《考古學報》1994.2：131-153。  
1999 〈《堯典》曆法體系的考古學研究〉，《文物世界》1999.4：49-52。  
2005 〈天地交泰觀的考古學研究〉，葉國良主編，《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323-338。  
2009 《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a 〈二里頭文化「常廬」及相關諸問題〉，劉慶祝主編，《考古學集刊（第 17 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49-204。  
2010b 〈《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中國文化》2010.23：65-93。  
2010c 《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1 〈上古宇宙觀的考古學研究——安徽蚌埠雙墩春秋鍾離君柏墓解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3：399-491。

傅嘉儀

- 1999 《秦漢瓦當》，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

傅舉有、陳松長

- 1992 《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

裘錫圭

- 1988 《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2 《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太一生水》名字解釋〉，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 22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219-226。

楊樹達

- 2006 《積微居甲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聞一多

1991a 〈伏羲考〉，朱自清、郭沫若、吳晗、葉聖陶編輯，《聞一多全集》，上海：上海書店，據開明書店一九四八年版影印，第 1 冊《神話與詩》，頁 3-68。

1991b 〈周易義證類纂〉，《聞一多全集》第 2 冊，頁 5-65。

廖名春

2001 《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濟南：齊魯書社。

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

1985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1990 《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滕昭宗

1996 〈尹灣漢墓簡牘概述〉，《文物》1996.8：32-36。

鄭慧生

1984 〈商代卜辭四方神名、風名與後世春夏秋冬四時之關係〉，《史學月刊》1984.6：7-12。

劉樂賢

1994 《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盧央、邵望平

1989 〈考古遺存中所反應的史前天文知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考古學專刊甲種第 21 號）》，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16。

龍宇純

1968 《中國文字學》，香港：香港崇基學院。

蕭良瓊

1983 〈卜辭中的「立中」與商代的圭表測景〉，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編，《科技史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第 10 冊，頁 27-44。

錢超塵、李雲

2006 《黃帝內經太素新校正》，北京：學苑出版社。

魏啓鵬

2004 《黃帝書箋證》，北京：中華書局。

龐樸

1989 〈火曆鈎沉——一個遺失已久的古曆之發現〉，《中國文化》創刊號：3-23。

孫基然

饒宗頤

- 1988 〈四方風新義〉，《中山大學學報》1988.4：67-72。  
1993 〈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居五音之居」〉，李學勤主編，  
《簡帛研究（第1輯）》，北京：法律出版社，頁113-119。

饒宗頤、曾憲通

- 1993 〈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氏著，《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北京：中華書局，頁405-522。

嚴敦傑

- 1985 〈式盤綜述〉，《考古學報》1985.4：445-463。

中村璋八

- 1991 《五行大義》，東京：明德出版社。

石原明

- 1956 〈《內經》の真本國寶《黃帝內經太素》に関する書誌學的考察〉，《漢方の臨床》3.9-11：24-39。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 1994 《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 On the Nomenclature of the *Jiugong* and *Bafeng* in the *Lingshu* and Related Issues

Kizen Son

School of Sociology,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origins of the nomenclature of the *jiugong* (九宮, nine palaces) and *bafeng* (八風, eight winds) in the *Lingshu* (靈樞, *Divine Pivot*), using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sourc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mes of the *bafeng* and the winds of the four directions (四方風), the spirits of the four directions (四方神) in the Sha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s well as the *Taiyi Shengshui* (太一生水) of the Guodian Chu Slips and the Yinqueshan Han Slip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meanings of the names in *jiugong*, this article uses materials like the *Taiyi jiugong* plate diagram (太一九宮式盤)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the Marquis of Ruyin date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Jiugong Bafeng*” chapter of the *Huangdi Neijing Taisu* (黃帝內經太素) of the Japanese Ninna-ji collection. It connects and compares the *cang* (倉) in both the east and west positions, the *cang* (蒼) of the *canglong* (蒼龍, Azure Dragon) of the seven eastern Chinese constellations, and the explanations of horizontal lines in trigrams (爻辭) for the *Qian* and *Kun* trigrams in the *Book of Changes* (周易) related to the trajectories of the dragon star (龍星). The paper also connects two *luo* (洛), which are in the northwest and the southeast positions, explains the *xuan* (玄) in the southwest position by the *tian* (天) in the northeast position,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position *zhaoyao* (招搖) and the North Star (北斗) in order to reveal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names in the *jiugong* system.

By reconstructing three types of *jiugong* diagrams, we discovered the basis of its formation. From this, we also identified the method of number pairing on the *jiugong luoshu* (九宮洛書) and the prehistoric development of the *bajiaowen* (八角紋, octagonal design). The essence of the *jiugong bafeng* is something that was concretely expressed and used by ancient peop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oncepts of cosmic space and time. The arrangement of the *jiugong* with the *bafeng* and eight trigrams was, at the latest, formed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period, and it can be surmised that it was

孫基然

designed by wise ancient Taoists familiar with astronomy, divination, and medical etiology. Through this study, we have filled in some gap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te diagram, the *jiugong bafeng* system, *yixue* (易學), and Taoism,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iugong* and *bafeng*.

**Keywords:** “*Jiugong Bafeng*” of the *Lingshu*, the *Qian* and *Kun* trigram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Yinqueshan Han Slips, the *Taiyi Shengshui* of the Guodian Chu Slips, Taoists